



皇明通紀法傳全錄卷六

東莞 陳建 輯 西湖 高汝栻 訂

高 正

壬子洪武五年正月。上以天下一統惟雲南為故元

遺孽梁王把匝刺瓦爾密所據恃遠弗臣遣翰林侍制

王禕行參政吳雲持詔往招諭之禕出使吐蕃方召還

更有是命或謂禕文學詞臣不宜遠蹈不測之境禕慊

慨即日就道及至雲南見梁王君臣諭以 皇上聰明

神聖若亟奉版圖歸職方則高爵厚祿身名俱全奈何

欲以一隅為中國抗館之別室廩餼有加數日又以陳

友諒張士誠陳有定明玉珍擴廓帖木兒等強暴或死或降或竄曾無用武之地。不煩一刀而天下大定。雖爾元君亦北走以死。先服者受重賞。負固者戮及宗。乃今自料勇悍獷狠。孰與陳張土地甲兵。孰愈中國。度治籌義孰與天朝。推亡固存。孰與天命。天之所廢。誰能興之。若不降。皇上命龍驤百萬。會戰昆池。如魚遊釜中。不匹何待。梁王君臣相顧駭愕。有降意。○命自今官吏犯贓罪者無貸。上嘗曰。贓弊不革。欲成善治。終不可得。故有是令。○命賑給無告老幼男婦。○命給僧道度牒。○遣楊載詔諭琉球。○江湖諸州蠻寇叛亂。命江陰侯

吳良爲征南將軍。帥師討平之。○發兵戍遼東。命靖海侯吳禎總舟師數萬。由登萊輔運以餉之。○復召薛顯命造鐵券給賜。○上御武樓。與諸將籌邊事。中書左丞相徐達進曰。今天下大定。民庶已安。北虜歸附者相繼。惟王保保出沒邊境。今復遁居和林。臣願鼓率將士以勦絕之。上曰。彼沙漠一窮寇耳。終當絕滅。但今敗亾人衆。遠處絕漠。以死自衛。困獸猶鬪。况窮寇乎。姑置之。諸將曰。王保保狡猾。徂詐。使其在。終必爲寇。不如取之。永清沙漠。上曰。卿必欲征之。須兵幾何。達曰。得兵十萬足矣。上曰。兵須十五萬。分三道以進可耳。上

又戒之曰卿等力請北伐志氣甚銳然古人有言臨事而懼好謀而成今兵出三道當益思戒懼不可輕敵達等遂受命而行○臨行上謂諸將曰今天下一家尚有三事未了其一歷代傳國璽在胡未獲其二統兵王保保未擒其三前元太子不知音問今遣汝等分道征之大將軍徐達總中道兵湯和等副之出大同趨和林宋國公馮勝爲征西將軍傅友德陳德爲副總西道兵出臨洮攻甘肅曹國公李文忠爲征虜將軍顧時曹良臣爲副領東道兵出北平攻上都每路兵十餘萬○徐達等兵入沙漠糧運不繼師疲而還馮勝等遇元岐王

兵于別力篤山力戰敗之斬首二千級西取甘州趨西涼敗元將失刺罕之兵至永昌又敗元將朶兒只巴於虎刺牢口進拔肅州元平章不花戰死降太尉瑣納兒等獲馬萬疋至瓜沙州敗其守將取亦集乃路敗俞寶丘勝等分兵戍守扼塞關塞而還○李文忠等兵擣應昌進可溫河至哈刺莽來虜連遁去文忠曰兵貴神速千里襲人難多重負乃留韓政駐輜重於驢駒河令士卒各持二十日糧兼程竝進至土刺河元將哈刺張蠻子列騎以待文忠督兵與戰馬中流矢下馬持短兵接戰部將李榮以所乘馬授之文忠得馬氣益厲遂力戰虜

天佑大奇

却追至騁海虜來益衆。文忠據險爲寨，示以單弱，虜疑有伏遁去。軍還失故道，乏水渴死，死者衆。文忠患之，至哥今麻思出野尋水脉，忽所乘馬以足跑地，泉隨湧出。三軍賴之。顧時與文忠分道入沙漠，迷失道，糧且盡，遇胡兵士卒疲乏不能戰，時奮厲獨引麾下數百人躍馬大呼，衝擊胡兵，敗走之。士卒復大振。曹良臣至阿魯渾河，孤軍深入與虜戰，沒事聞。上痛悼之，追封安國公。○陳理明昇居常鬱鬱不樂，頗出怨言。上聞之曰：此童孺輩言語小過，不足問，但恐爲小人蠱惑，不能保其終始。宜處之遠方，則釁隙無自生，可始終保全矣。於是徙

曹良臣死

三羊

造獨轅車

之高麗遣元樞密使延安答理護之而往，俾高麗王善待之。○令山西北平河南山東各造獨轅車一千八百兩以備軍用。○夏辰州一十八洞及九溪九渡水米坪散毛柿溪等洞蠻夷作亂，連結相扇，侵掠旁郡。命衛國公鄧愈爲征南將軍，楊璟爲副，率兵討平之。凡克四十八洞。○復命江陰侯吳良率寶慶衛指揮胡海等征銅

征洞蠻

鼓五開潭溪漕滴騰浪篤莫洪州古州等處蠻寇，誅其首惡，撫其餘黨，使復業。凡平峒寨二百餘所，皆編戶附籍。自是溪洞蠻夷畏威懷德，輸租賦奉法令，地方遂安。○詔天下郡諸縣立孤老院，民不能自生者許入院贍。

立孤老院

養

本以養窮獨而今漸以為惰民之資
奸民之藪耳亦大失 聖祖美意

上以海內宴安思化民俗以歸于古乃詔各有司舉行

鄉飲酒禮

獻嘉瓜

六月旬容縣民獻嘉瓜二同帶而生禮部尚書陶凱奏

曰禎祥實由聖德 上曰朕寡德不敢當之且草木之

祥生於其土亦惟其土之人應之於朕何與若盡天地

間時和歲豐乃王者之禎也○秋琉球國瑣里國各遣

使朝貢

十月詔免應天太平寧國鎮江廣德今年秋糧○內使

免秋糧五

洞達至理

奏增餉虎肉 上曰養牛以供耕作養馬以供騎乘養

虎欲以何用而費肉以餉之乎命以虎送光祿他禽獸

悉縱之○以宋濂為太子贊善大夫先是濂坐失朝降

編修改司業又坐考祭孔子禮遲慢謫安遠知縣未幾

召為禮部主事遂擢是職○占城國王阿荅阿者遣其

臣達班瓜卜者來朝奏言安南以兵侵其境土 上命

中書省移咨講和未幾陳叔明以兵收其腹心殺之遂

及燬于是遣其臣阮汝霖奉表貢馴象而其表忽署陳

叔明之名主客曹已受其表將入見時曾魯取其別封

閱之曰前日陳日燬爾今驟更其名必有以也亟白尚

書詰之汝霖不敢諱曰日燧為叔明所逼而死遂篡其位心懷懼故托修貢以覘朝廷之意禮部以聞上曰島夷何敢狡獪如此却其貢不受命學士宋濂草詔責之

吳楨曰大都叔明所為類于州吁屢伐占城其即文仲之數伐仲乎况其君臣譎詐也國家兵力未舉使篡賊得以專土虐民哀哉

定四川茶鹽之制○高麗國王請遣子弟入大學上謂中書省曰高麗欲遣子弟入學此亦美事但其涉海遠來離其父母未免彼此懷思爾中書宜令其國王與羣下熟議之果願遣子弟入學為子弟者果聽父兄之

高啓

命無所勉強即遣使護送至京或一年或半年聽其歸省可也○以西學教授高啓為翰林院編脩啓力學能詩文好權畧每論事輒傾其座元季張士誠開府平江文士響臻啓由臨安渡吳遂家焉時饒介之輩以詞學自雄啓旁睨自若見啓詩大驚禮為上客上聞其名一日薄暮御闕樓召見見其人身長七尺與語聽其辨博馳騁上下精采煥發大悅入局修元史擢為翰林編修元史成轉戶部右侍郎尋辭歸仍賜內帑金給牒放還

吳楨曰國初詩家高揚張徐稱吳中四傑惟啓才具瀾翻風骨利穎遠過宋元雅堪禱禰昭代啓原汴人南

先任陳寧

結觀一

其厚為

政明教化

風俗郡

中翕然

渡隨蹕家于臨安山陰因元亂趨吳依其外舅周仲
達居于松江之青丘遂號青丘居上云故其詩曰我
家本出勃海王子孫散落來錢塘則為浙
人無疑矣此係一代開國詩宗故詳記之

以禮部主魏觀為蘓州知府○都督藍玉遇王保保于

土刺河擊敗走之○南寧指揮左君弼覈民之無藉者

為軍又縱所部軍士入山伐木民多驚擾于是宣化盜

起劫南寧府詔發廣西官軍討平之仍命大都督按罪

君弼而禁戢其卒○作鉄榜申戒公侯申明律令其目有九惟恃功藏

匿犯人比同一死斬罪○命工部造紅牌鑄戒諭后妃之詞懸之

宮中○高麗王顥遣其尚書吳季南于溫奉表貢馬及

其方物言耽羅國恃其險遠不奉朝貢及多留蒙古人

逋逃所聚恐為寇患乞發兵征討上賜璽書止之○

元都既平或有勸上取遼東者上曰力不施于所

緩威不加于所畏遼地既遠不必用兵天下平定彼當

自歸已而元遼陽行省劉益果以其地來降今蒙古平

章高家奴又相繼而至靖海侯吳楨遣人護送至京○

詔蠲應天太平鎮江寧國廣德五府秋糧○令有司

考課以書農桑學校之績○禮部侍郎曾魯卒

初魯與修元史書成上進帝坐端門諸史臣俱有白金束帛之賜魯以功最居首將乞身還山會開局

編類禮書眾以老成之士無踰于魯共堅留之議禮有如聚訟魯當眾言沸騰中揚言曰某禮宜據某書

某說者是從某說者非有不服者爭相辨詰魯歷舉傳記答之各心服而去俄遷禮部主事面折安南使

編秋糧六

農桑學校

教養之首

務也是以

聖主先之

先任陳寧
奇酷觀一
以寬厚為
政明教化
上風俗郡
中翕然

渡隨蹕家于臨安山陰因元亂趨吳依其外舅周仲
達居于松江之青丘遂號青丘居上云故其詩曰我
家本出勃海王子孫散落來錢塘則為浙
人無疑矣此係一代開國詩宗故詳記之

以禮部主魏觀為蘓州知府○都督藍玉遇王保保于

土刺河擊敗走之○南寧指揮左君弼覈民之無藉者

為軍又縱所部軍士入山伐木民多驚擾于是宣化盜

起劫南寧府詔發廣西官軍討平之仍命大都督按罪

君弼而禁戢其卒○作鉄榜申戒公侯申明律令其目有九惟恃功藏

匿犯人比同一死斬罪○命工部造紅牌鑄戒諭后妃之詞懸之

宮中○高麗王顥遣其尚書吳季南于溫奉表貢馬及

其方物言耽羅國恃其險遠不奉朝貢及多留蒙古人

逋逃所聚恐為寇患乞發兵征討上賜璽書止之○

元都既平或有勸上取遼東者上曰力不施于所

緩威不加于所畏遼地既遠不必用兵天下平定彼當

自歸已而元遼陽行省劉益果以其地來降今蒙古平

章高家奴又相繼而至靖海侯吳楨遣人護送至京○

詔蠲應天太平鎮江寧國廣德五府秋糧○令有司

考課以書農桑學校之績○禮部侍郎曾魯卒

初魯與修元史書成上進帝坐端門諸史臣俱有

白金束帛之賜魯以功最居首將乞身還山會開局

編類禮書眾以老成之士無踰于魯共堅留之議禮

有如聚訟魯當眾言沸騰中揚言曰某禮宜據某書

編秋糧六

農桑學校
教養之首
務也是以
聖主先之

臣之奸至是上問丞相曰曾魯在禮部今何職對曰主事上命即日超六階為本部侍郎未几致仕卒

癸丑洪武六年正月守令來朝上賜酒餽明日陞辭

復諭以勉修厥德廣施惠政○置六科給事中掌叅駁

糾劾之事○金陵城完上與劉基同閱視上曰城

高若此非人可踰基曰殊非燕能飛入耳後燕王入金陵遂符此識

徵孔克表為翰林修撰克表溫州平陽人孔子五十五伐孫也博學篤行前元至

正戊子○黜丞相汪廣洋為廣東行省叅政○詔天下進士

鄉貢舉人罷會試開文華堂於禁中選舉人年少質美

者張唯等十七名肄業其中上召見便殿親命題賦

此開國特與後日庶

言士之選推輿于此

詩稱旨皆擢翰林院編修命入堂中讀書詔儒臣桂彥

良宋濂分教之命光祿日給酒饌每食皇太子親王

迭為之主唯等侍食左右冬夏賜衣時賜白金鞍馬寵

錫甚厚又選成均之秀入武英堂俾練習政事蔣學方

徵彭通宋善唯吉等皆拜給事中○德慶侯廖永忠請

令廣洋等四衛宜造多櫓快舡備倭從之○命魏國公

徐達曹國公李文忠往山西北平練兵防邊○上謂

儒臣詹同日聲色乃伐性斧斤朕觀前代人君以此敗

亾不少蓋為君居天下之尊享四海之富靡曼之色窈

窕之聲何求不得苟不知遠之則小人乘間納其淫邪

小人為聲色之媒

聖訓諄諄遠之所見

不為迷惑者幾人。况創業垂統之君，為子孫之所承式。尤不可以不謹。同對曰：不邇聲色，成湯所以垂裕後昆。陛下此言，乃端本澄源之道，誠萬世子孫之法也。○安南陳叔明遣使奉表謝罪及貢方物，請封爵，賜之紗羅夏布，遣還。○江西行省商民坐沮壞鹽法，刑官擬以亂法罪當死。上曰：愚民無知犯法，猶赤子無知入井，見者莫不測惕，豈宜更以死罪論之。法司執奏不已。上曰：有罪而殺，國之常典，然有可以殺，可以無殺。彼愚民沮壞鹽法，原其情不過為貪利耳，初無他心，乃悉免死。輸作臨濠。

馬政之始

國初已然
况今日乎
文詞之弊
極矣故近

二月以監令唐元亨為太僕寺卿，監丞孫模為少卿，命應天廬州鎮江鳳陽等府滁和等州民養馬，北以便水草，一戶養馬一匹，江南民十一戶養馬一匹，官給善馬為種，率三牝馬置一牡馬，每一百匹為一羣，羣設羣頭，羣副，掌之。牝馬歲課一駒，牧飼不如法，至缺駒損斃者，責償之。其牧地擇旁近水草豐曠之地，以時牧放，游牝秋冬而入寺官，以時巡行，羣牧視馬肥瘠而勸懲之。任滿吏部考其息多寡，以為殿最焉。○閱武教塲，諭諸將毋得縱恣害民。○上諭中書省臣曰：朕設科舉以求天下賢才，務得行修文質相稱之士，以資任用。今有司

日功令舉
荐賢良孝
廉雖法宿
弊寔法祖
也第恐所
舉者或由
親知或由
賂賄如正
統時拜官
公家而謝
恩私室者
又不勝其
病也
察舉訪求
之令屢下
我 聖祖
真以賢才
為性命者

所取多後生少年觀其文詞若可與有為及試用之能
以所學措諸行事者甚寡朕以實心求賢而天下以虛
文應之非朕責實求賢之意也今各處科舉宜暫停罷
別令有司察舉賢才必以德行為本而文藝次之庶幾
天下學者知所嚮風而士習歸於務本○ 上又命吏
部訪求賢才於天下曰世有賢才國之寶也古之聖王
恒汲汲於求賢若高宗之於傳說文王之於呂尚二君
者豈其智之不足也而遑遑於版築鼓刀之徒蓋賢才
不備不足以為治鴻鵠之能遠舉者為其有羽翼也蛟
龍之能騰躍者為其有鱗鬣也人君之能為治者為其

昭鑒錄成

以正心為
主真王道
之要

有賢人而為之輔也今山林之士豈無德行文藝之有
稱者宜令有司采舉備禮遣送至京朕將任用之以圖
至治○命禮部尚書陶凱等采撫漢唐以來藩王善惡
可為勸戒者為書書成賜名曰昭鑒錄以頒賜諸王○

一語○聖○定○

召桂彥良為太子正字入侍大本堂 上嘗從容諮以
治道彥良對曰道在正心心不正則好惡頗好惡頗則
賞罰差賞罰差則太平未有期也是以君人者將忿愆
是務去時 上懲元氏以寬縱失天下止法甚嚴臣民
有犯必誅無輕貸者蓋即周禮所謂刑亂國用重典之
意 上謂彥良曰法數行而數犯奈何對曰用德則逸

聖祖深知
桂公至枚
卜何以舍
之而用汪
胡

德威所及
無遠不屆

禮訓錄成

用法則勞法以靖民則民勞而弗靖德以靖民則民靖
於德矣他日彥良侍 上曰卿何官曰正字 上曰卿
帝者師也又一日謂彥良曰江南大儒惟卿一人對曰
臣不敢當宋濂劉基 上曰濂文人耳基峻隘不如卿
也彥良受知於 上如此○大軍出鴈門西北巡長城
外傅友德為前鋒虜聞之絕塞而遁追獲故元平章孛
羅帖木兒
五月祖訓錄成 上親為序其目十有三曰箴戒曰持
守曰嚴祭祀曰謹出入曰慎國政曰法律曰內令曰內
官曰職制曰兵衛曰營繕曰供用命頒賜諸王且錄于

謹身殿東廡乾清宮東壁仍令諸王書於王宮正殿內
宮東壁以時觀省○ 上以天下既平薄海內外幅員
方數萬里欲觀其山川形勢關檄阨塞及州縣道里遠
近土物所產遂命各行省每於閏年繪圖以獻○以大
子贊善宋濂為翰林學士○ 上命禮官參考歷代帝
王有功生民者立廟祀之禮部尚書牛諒奏三皇開天
立極有大功德於民京都有廟春秋享祀伏羲以下九
君宜令有司就各陵立廟每歲致祭商中宗以下十五
君宜令有司立陵廟三年一祭 上曰五帝三王及漢
唐宋創業之君俱宜於京師立廟致祭其餘守成賢君
皇明法傳錄 卷六 高皇帝 十一

令有司祭於陵廟，皆每歲春秋祀之。遂建帝王廟於京師。○奪誠意伯劉基祿。先是基言於上，溫處之間有地曰談洋，僻絕巖險，南抵閩界，日三魁鹽盜，淵藪方氏所由基亂。基奏設巡簡司蒞之。盜不便也。相率挾戍守卒以叛。大豪復陰為主。基遣璉奏上其事，皆不先關白。中書時胡惟庸為丞相，既以舊語相恨，適有旨逮豪猾吏，惟庸乃使刑部尚書吳雲劾基以談洋踞山面海，有王氣，欲圖為墓地，民弗與，則建立司之策以逐其家，遂為成案，以奏上下之有司。惟庸請加以重辟，又欲逮基子璉獄。○聖○王○上皆不聽，惟奪基祿而已。既而基入朝謝恩，遂居京師。保身○以臨江侯陳德為總兵，節制諸軍，仍出塞外，敗虜兵於三岔。師還，駐陝西。秋，師再出，合戰於亥刺河，又敗之，斬擒無算。

七月，以左丞胡惟庸為右丞相，中丞陳寧為御史大夫。○真臘國王忽兒那遣使來朝貢。○命宋濂搜萃歷代○竊臣之蹟，編為辯竊錄，分賜太子諸王。

八月，命詹同、宋濂等纂修大明曆。○詔西番吐蕃各族酋長舉故有官職者，至京授職，賜印俾，因俗為治。以

故元攝帝師喃加巴藏卜為熾盛佛寶國師，分設烏思藏、甘朶衛二都指揮使司，自指揮宣慰、招討等司，及萬

辨竊錄成

纂脩大明曆日

戶府千戶所凡三十三處以官其酋長自是蕃僧有封
爲灌頂國師及贊善王闡化王正覺大乘法王如來大
寶法王者俱賜印章誥命領其人民間歲朝貢

九月賜臨濠造作軍士衣米 上念凡有興作未免資
軍民之力土木之功亦甚難集加給米五斗衣一襲令

不至饑寒○ 上命儒臣擇唐宋名儒表箋可爲法者

遂以韓愈賀兩表柳宗元代柳公綽謝表進 上命中

書省臣錄二表頒爲天下式○ 上謂皇太子曰人君

統理天下人情物理必在周知然後臨事不惑吾自起

田里至於今日凡治軍旅理民事無不盡心恒慮處事

所言扼要

未當故常淡念古人爲治必廣視聽凡言之善者吾卽

行之不善者吾雖不行亦思繹至再果不可行然後置

之夫慮事貴明處事貴斷庶幾不眩况汝生長宮掖未

涉世故若局於聞見則視聽不廣且目雖能視所見不

踰於國耳雖能聽所聞不越於庭而欲以區區知識決

天下之務能一一當理難矣汝宜親賢樂善以廣聰明

逆已之言必求其善順已之言必審其非如此則是非

不混理欲判然因命所司常事啓 皇太子重事廼許

奏聞○ 上畱心經籍以爲經之不明傳註害之傳註

之害在乎辭繁而旨淡乃命翰林修撰孔克表等取羣

晉宋間文體日衰駢麗綺美古法蕩然矣

新經類要

高廟看書
議論英發
不襲故常
每排朱文
公集註呼
為宋家迂
濶老儒

頒行大明
律一律也
斟酌詳定
矣復親為
損益務求
至當何慎
重乃尔

經要言析為若干類以恒言釋之務盡聖賢之旨意又
慮諸儒臣未達註釋之義親製論語解二章以賜俾取
則書成。上賜名曰羣經類要。

十月涼州虜為邊患都指揮宋晟率兵討之追至亦集
乃斬其渠帥也速兒并部落甚眾又招降偽國公吳把
都等萬八千人。李文忠將兵屯代縣出朔州擒元太
尉伯顏不花。上既頒行律令恐輕重失宐有垂中
典命大理寺卿周楨等解其義頒行民間既又命儒臣
同刑官共講唐律目錄二十餘條以進。上為斟酌擇
其可行者從之。至是重命刑部尚書劉惟謙詳定篇目

命曰大明律。上親為損益務求至當命揭於兩廡之

壁并頒行天下。潞州遣官貢人參。上謂之曰朕聞

人參得之甚艱豈不勞民今後不必進如用當遣人自

取因謂省臣往年金華進香米朕命止之遂於死中種

田數十畝每耕耘割獲之際親往觀之足以自適及計

所入亦足供用朕飲酒不多太原進葡萄酒自今亦令

勿進國家以養民為務豈以口腹累人哉嘗聞宋太祖

家法子孫不得於遠方取珍味甚得貽謀之道也。

十二月雲南梁王君臣聞王禕之言已有降意命員外

郎賈寬改館奉禕適元有遺孽自立於朔漠者遣侍郎

王子充有濟世之才不獨文名而已也使柄事權當必可觀

隨何使九江能殺楚使而英布懼班超使絕域能殺匈奴之使而烏孫執藩禮子充豈無其權勢與亦以時勢之未可也其大

節凜然與代增輝矣

安坐而食其害小惑世蠹民其大有戒行精通經典者寧有幾人

脫脫自西番來且徵糧餉欲連兵以拒我師規知梁王有
二心因以危言逼梁王使殺禕以固其意梁王持兩
可未決命司徒達里麻匿禕於民間脫脫聞之因謂梁
王曰國家顛覆而不能救反欲遠附他人耶躍馬而起
梁王不得已出禕見之脫脫欲以威屈禕罵曰天迄汝
元錄我朝實代之譬燭火餘燼尚欲與日月爭光乎我
特遠來豈為汝屈今惟有死而已或解曰兩國交爭不
殺來使不從則遣之彼何罪焉况王公材器天下無雙
宜有以全之脫脫曰今雖孔子在義不可留梁王不能
救禕顧謂之口汝朝殺我大兵夕至矣亦不聽遂遇害

時二十有四日未申時也達里麻陳物奠祭左右具衣
冠斂之即昇至地藏寺漏澤園中化之以火遂無有知
其葬所者○時崇尚釋老徒眾日盛上惡其安坐而
食且惑世蠹民令郡縣止存寺觀一所併其徒處之擇
有戒行者領其事若請度諫必考試精通經典者方許
又以民家多以女子為尼姑女冠自今年四十以上者
聽未及不許著為令

甲寅洪武七年春建閣江樓於京師之獅子山山在金
川門內上昔屯兵立黃赤一幟破陳友諒之所也樓
成上親為之記○命曹國公李文忠總兵北伐文忠

皇明海傳金卷之六
駐代縣遣將各出至三不刺者擒其平章陳安禮木屑
飛至順寧陽門者斬其將珍珠驢至白登者俘其國公
孛羅帖木兒○洪武五年五月海賊李夫人鍾萬戶徐
仙姑叛於海晏下川大儋文持等地璟同指揮范懷帥
舟師勦捕至陽江海陵并上川驚惶門遇賊擊敗之斬
偽總兵鍾福全李夫人賊衆一百七十人焚其船雷州
東海澗沙頭洋有海陵海晏賊船劫掠於通明浦徐聞
縣璟率舟師至斷頭山遇賊出洋與戰殺溺甚衆擒其
偽總兵等二十八人斬於軍前又令雷州衛千戶王清
等追捕賊羅巴終於潘浦殺海陵賊二百餘人於三川

縣東澗洲獲賊首譚南受等三百八十人於翁家港擒
賊首梁許進又命海南官軍追已終於烏雷門畧無踪
跡頭目請降遂安撫其民而還後安南國雲屯海鎮報
云終已爲賊所殺衆潰散璟率原部舟師還衛○廣西
中書行省左丞方國珍卒○上御西廡命講大學衍
義先是上以真德秀大學衍義令左右大書兩廡之
壁時時觀覽及是御西廡大臣皆侍坐上指衍義中
言司馬遷論黃老事令宋濂講拆俾在坐者聽濂推說
明白復言漢武嗜神仙之學好四夷之功民力旣竭又
重刑罰以震服之上曰朕之爲君上畏天下畏兆

民兢兢業業不敢自逸宋濂對曰陛下此心乃古先帝
王之心也慎終如始天下幸甚

上嘗御齋宮宋濂侍上問三代之治天下以仁義故歷世
狹濂歷歷言之又曰三代之治天下以仁義故歷世
之多後世莫及又嘗從容語濂曰皇太子留心治
道卿等宜常議論庶廣見識幸善調護之意太祖
孜孜於天民復惓惓於主
器誠萬世人君之法也

擢太原府繁峙縣主簿于文采為大同府知府時文采
上言山西行省并按察司官吏事多不法按有驗上

曰文采職居下僚能不避權勢舉言其非可嘉也陞擢
以旌異之○詔免平陽太原二府并汾州等縣今年田
租○蘭州八里麻民郭買的反詔立賞格購捕之蘭州

國初用人
或超遷或
調外不拘
資格如此

元末倫敦
不明故

聖主因其
蔽以開之

倫紀為重
殺兄者賞
之是賞奸
每

衛遣其兄着沙與其弟火石反往招之郭買的不從着
沙火石反夜斬其首以歸本衛以其事聞請賞之上

曰買的罪固當死然為弟兄者告之不從執之而已手
自刃之有乖天倫非所以令天下也但以其所獲牛馬

給之耳○寶慶衛指揮胡興丘廣左君弼等討左江黃
英傑於十萬山七峒口又取蜀之龍伏隘擒任文華攻

天門山獲元帥等守益陽又率兵於武岡飛雲山寨及
新寧邑內石鶴金筇等處梟賊首楊子貴唐新等緩寧

賊羊惡鬼作亂討捕之又調阮岳兵進下五開潭溪太
平山六培山皮林洞龍塗山栗家寨大水洞諸險寨

及曹滴拘騰浪篤莫長林保息等山洞苗賊斬首吳金
傳吳大揚大豪石巴良等三百人并部伍首級四百九
十招諭曹揚騰浪篤莫長林保息十二洞人民九百四
十餘戶至是陞僉大都督府事

四月都督僉事藍玉率兵攻興和故蒙古將脫因帖木
兒棄城走○永道桂揚諸州蠻寇竊發命金吾右衛指
揮陸齡討平之○上巡幸中都改中立府為鳳陽府
徙府治於新城賜名鳳陽者以其鳳凰山之陽也

五月詹同宋濂等纂修大明日曆成又擇言行之大者
為皇明寶訓

大明曆日
成
皇明寶訓

七月李文忠領兵攻太寧高州大石崖克之斬故元宗
王朶朶失里擒承旨百家奴

八月師至豐州擒胡官十二人部眾百餘人馬駝牛羊
以萬計暮王敗走追斬之獲其妃蒙哥及其金印并斬
其司徒答俊海平章把都知院忽都等○西域卜烟帖
木兒遣使來貢貢鎧甲刃劍等物詔賜以織金文綺并

羅衣一襲

卜烟帖木兒者撒里畏兀兒者韃靼別部也其地廣
袤千里去甘肅一千五百里東抵罕東西距天海里
北趨瓜沙州南界土蕃居無城郭以
氊帳為廬舍產騾馬牛羊至是來朝

海上倭寇有警命靖海侯吳禎率沿海各衛兵出捕至

今有春汛
秋汛兩防

流球大洋獲倭寇八船俘送京師。○時有人上書言鎮守北平淮安侯萃雲龍之過者。上命都督何文輝代之雲龍回京卒葬以侯禮。

折衷于天
理人情之
至萬世可
行

九月成穆孫貴妃薨詔禮官翰林考定禮儀皆云父在為母服杖舂若庶母則無服。上以為不近人情命諸儒臣徧考諸書以報於是。上親定制子為父母庶子為其母皆斬衰三年嫡子眾子為庶母皆齊衰杖期五服亦稍有升降編輯成書使內外遵守名曰孝慈錄。○西番酋長獻葡萄酒却之賜文綺襲衣遣還。○上謂廷臣曰草木無心遇春而茂盛遇秋而零落氣之所感

孝慈錄

待亡國之
子孫若是
其厚也真
天地之心

猶知榮悴况於人乎。崇禮侯買的里八剌南來已五載今既長成能無父母鄉土之情宜遣之還於是厚禮而歸之。選老成宦者咸禮表卜花帖木兒二人送行復遺其父愛猷識理達臘織金文綺及錦衣各一襲買的里八剌辭行。上諭之曰爾本元君子孫國亡就俘曩欲即遣爾歸以爾年幼道里遼遠恐不能達今既長成朕不忍令爾久客於此故特遣歸見爾父母親戚以全骨肉之愛又諭二宦者曰此爾君之嗣也不幸至此長途跋涉爾善視之因致書與愛猷識理達臘曰順天者昌逆天者亡古今通論今日之事如此君尚迷留不省者

何蓋在至正之間。兵多將廣。尚不能駕馭。又被逼挾。今之衆壯弱。不過二萬流離邊境。意圖中興。君之謀畧。不知如何耳。君自度今時之權。比至正時。低昂若何。以此觀之。豈不愚哉。君以萬騎。或七八千騎。欲與全盛中國相抗。予又不知輕重若何。予謂君明天理。若能悟我所言。必得一族於沙漠。暫爾保持。或得善終耳。昔君在應昌所遺幼子南來。朕待以殊禮。已今五年。念君流離沙漠。無寧歲後嗣未有。故特遣咸里等護其歸。庶不絕元之嗣。君其審之。

十月皇長孫雄英生。○上御後苑觀獲宋濂等侍。

上曰。農事成矣。濂對曰。國以民爲本。民以食爲天。陛下知稼穡艱難。念生民疾苦。實盛德事也。○置寶源局於應天府。錢文曰。大中通寶。又令戶部及各省鑄洪武通寶。并禁民私鑄。犯者許將發銅送官更鑄。

南齊孔顥有言。奸人所以鑄錢。嚴法不能禁者。由上鑄錢。惜銅愛工也。使銅不惜多。工不漸費。所鑄之錢。體負厚而肉好均。製作工而輪郭正。則本多費劇。雖驅使之鑄。彼亦不便。况冒禁乎。此塞奸之源。不可不知也。

十一月命徙江南民十四萬。以實鳳陽。上謂太師李善長曰。濠州吾鄉里。兵革之後。人烟稀少。田土荒蕪。天下無田耕種。村民儘多。於富庶處。起數十萬。散於濠州。

甘露三降
于鍾山

鄉村居住。給與耕牛穀種。使之開墾荒田。永為已業。數年之後。豈不富庶。遂移江南民十有四萬。詣鳳陽。命官監墾田畝。以善長同列侯吳良周德典等總督之。○甘露降於鍾山。劉基作頌以獻。

劉基甘露頌稱洪武四年十月甘露降於鍾山。沾潤草木。瑩若凝脂。五年十一月又降。今年春仍降。如初。

帝德動天。積祥連見云。

上謂儒臣曰。老子所謂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與聖人去太去甚去奢之類。此語豈徒托之空言於養生治國之道亦有助也。但諸家之註各有異見。朕因為註釋其義。至是註成。命儒臣觀之。○詔天下有司衛所

諒恤窮民

字字含淚
而出

恤念困窮
真飢溺由
已之心也

官功臣庶
子

官宗子矣
復念其庶
子何拳拳
篤厚如此

體訪存恤。詔曰。軍士為朕開拓疆宇。奮不顧身。沒於戰場。屍不至家。竟無所依。父母年高。妻寡子幼。一旦拋棄。至今不能存活。此朕之過也。民間經年避難。父南子北。至今不能奉養者。有之。亦朕之過也。詔天下有司。各令具名以聞。朕當會居存養。使不失所。○官功臣庶子。詔曰。古者爵有功。官有德。則爵分五等。其於世食祿者。必宗子承之。庶子則庶人也。朕有天下。諸子皆封王爵。立國方隅。功臣庶子。未有所得。其後無所存活者。有之。故勅中書都府。皆爵以流官。倘後有能捍大患而禦姦侮。則功入世襲。不在流官數內。或有不恭而怠事者。則律

聖主留心
人才如此

可謂上不
負君下不
負友

如憲章。命刑部侍郎李浩、通事梁子名、使琉璃國市馬。上御武樓，宋濂侍。上咨訪天下宿學之士，濂對曰：「會稽郭傳，雖寄跡浮屠，誠一代奇才也。」上領之。未幾，復召濂。曰：「郭傳之文，卿可持至乎？」濂以文進。上覽之，曰：「誠如卿言。既召見，俾日侍左右，以備顧問。」傳精白一心，凡可以獻替者，咸無隱情。擢為翰林應舉。陞起居注，遷考功丞。太陰犯軒轅，占云：「大臣黜免。」上因諭中書省臣曰：「爾中書，宜告各省衛官知之。凡公務有乖政體者，宜速改，以求自安。」

高汝栻曰：郎官應列宿，誠哉是言也。知三公九卿故中台星折，則張華應之。長庚入夢，則李白應之。趙普

乃紫微垣一小星之類，其應歷歷有驗。即如元天寶戊辰，婁宿降靈，高皇以是年生。洪武戊寅，而婁星復明。洪武元年正月，彗出昴宿，是年元運除舊。太祖更新，是昴宿實應胡星也。正統己巳，熒惑入南斗，則車駕北狩，弘治庚申夏，彗犯紫薇垣，五尚書連鑣而去。孰謂天道玄遠而不可稽哉。

舉卓異

董兵屯田

資世通訓

洪武八年正月，各省郡縣入朝，舉天下卓異以濟寧府知府方克勤有善政，錫宴儀曹。以鄭州知州梁敏廉能擢為工部侍郎。遣衛國公鄧愈等往陝西，中山侯湯和等往彰德，真定指揮馮俊等往汝寧，指揮李謚等往北平，董兵屯田。上謂侍臣曰：「朕欲化民成俗，復古之道，乃著是書以示訓戒。命曰御製資世通訓，皆申戒士庶之意，詔刊行之。」洪武政記成，學士宋濂以

洪武政記

訪窮民

選太學諸生分教北方國初重太學如此

立社學

教養兼備三代而下莫如太祖

馬政今日廢壞極矣安得尽心之官修舉此職耶

所行關於政要者，編集成書。○命中書省行天下郡縣如傷之視訪窮民無告者，月給以衣糧，無所依者給以屋舍。

三月命御史臺選國子生分教北方，諭之曰：北方喪亂之餘，人不知學，欲求多聞之士，甚不易得。今太學諸生中年長學優者，卿宜選取，俾往北方各郡分教。庶使人知務學，人材可興。於是選國子生林伯雲等三百六十六人，給廩食，賜衣服而遣之。○時上以為天下既已安輯，而化民善俗之道猶有未備，乃下詔郡縣凡閭里皆啓塾立師，守令以時程督之。命立社學，於是雖窮居僻壤莫不有學。○命刑部尚書劉惟謙申明馬政，諭曰：

馬政國之所重，近命設太僕寺，俾畿甸之民養馬，期於蕃息，恐所司因循，牧養失宜，或巡行之時，擾害養馬之民，此皆當告戒之。昔漢初一馬值百金，天子不能具鈞駟，及武帝時，衆庶街巷有馬，阡陌成羣，遂能北伐強胡，威服戎狄。唐初纔得隋馬三千，及張萬福為太僕，至七十餘萬，此非官得其人，馬政修舉，故耶爾宜為朕申明馬政，嚴督有司，盡心芻牧，務底蕃息，有不如令者罪之。○德慶侯廖永忠坐累卒。

永忠以英雄茂爽之才，虎視鷹揚之勇，濟之以訐淡弘遠之畧，而成乎光大奇偉之勲。觀其殲友諒於鄱陽，繫士誠於吳會，服國珍而擒友定，靖兩廣而縛明昇，降王破國於指顧之間，斬將搴旗於談笑之頃，收

聲定價。豈直開國之元勳。雖千古之名將。不是過也。永忠論功。當封公。太祖謂其使人窺意。以邀封爵。止爵為侯。而終獲譴。累以沒。豈其所。以居功者。未盡善歟。

遠識

為誠意真
以心為國

四月誠意伯劉基卒。先是上欲相胡惟庸。基以為不可。既而上竟相胡惟庸。基大感曰。使吾言不驗。蒼生之福也。言而驗者。其如蒼生何。因憂憤舊疾愈增。時惟庸潛蓄姦謀。深惡基。遣醫視疾。飲其藥。有積腹中。如卷石。基以白。上上未省也。疾遂篤。上遣使送基還家。僅一月而卒。年六十五。基未卒前數日。以天文書授其子璉。使俟服闋即進之。戒曰。勿令後人習也。復謂次子仲璟曰。胡惟庸必敗。我欲奉遺表無益也。日後上必

後果如所
料

且

當此一人

思我待有問。當密為我奏。其畧以為脩德省刑。祈天永命。且為政寬猛。當如循環耳。幸聖主留意。基剛毅慷慨。有大節。每論天下安危。則義形於色。知無不言。每遇急難。勇氣奮發。計畫立就。外人莫能測其機。上天威嚴。重惟基抗言直議。不以利害怵其中。上亦甚禮基。常稱為老先生。而不名。又曰。吾子房也。廷臣或有過失。得譴者。基密為救解。而免。又以文章為當代首。稱云。命有司立張巡許遠廟於歸德州。歲時致祭。以薛祥為北平布政司。祥原為工部尚書。至是上以北平轄內境民多貧乏。有鬻子者。祥即責問所屬官。知其所自。率

造寶鈔

太后亦聰
哲哉

洪武正韻

以官俸贖給主。一切庶務嚴於責已。薄於責人。不尚華飾。不妄有所作。不作無益事。以害公私。在任凡三年。地

方以寧。○詔造大明寶鈔。時中書省及在外各行省皆

置局鑄錢。鼓鑄甚勞。奸民又多盜鑄。商賈轉易道遠不

便。上以宋有交會法。而元時亦嘗造交鈔。及中統至

元寶鈔。易於流轉。可以代鼓鑄之勞。遂詔中書省造之。

上初造鈔不就。夢神告曰：非用土子肝心不可。上

憂之。語馬太后。后曰：此甚易耳。用國學文課置鈔。鈔

就矣。上曰：何也。答曰：土子嘔心做

出文字。豈非此耶。上從之。鈔遂就。

洪武正韻書成。上以舊韻起於江左。多失正音。乃命

翰林學士樂韶。以中原雅音校正之。書成。詔頒行之。

初圓丘方丘樂章翰林所撰。過

○皇太子攝祭皇地祇於方丘。始用親製樂章。

上仰觀天象。因見青氣在趙分恒山之北。北夷遼東之

地。遣使往北邊。諭將帥使詰戎練兵。嚴勅守備。○故蒙

古王保保卒。保保自定西之敗。走和林。愛猷識理達臘

復任以事。後從徙金山之北。至是卒。其妻毛氏亦自縊

死。○元梁王使其臣鐵知院院等二十餘人。使漠北。為

大將軍所獲。送京師。上釋之。命湖廣行省參政吳雲

偕行。至雲南之沙糖口。鐵知院等謀曰：吾屬奉使不達。中道被獲而還。罪必不免。於是共說雲令胡服。辦髮詐

保保可方
殷之頑民

吳雲亦有
守之士也

講武中都

為元使又逼令改易制書共給梁王雲不從以死自誓
鐵知院等知不可奪遂殺之梁王後知其事遣人送雲
骨還蜀給孤寺殯之○命皇太子秦王楚王靖江王
講武中都詔太子贊善宋濂長史趙壘等從既行上
閱輿地志得濠梁古蹟命內臣馳驛賜東宮書令濂詢
訪隨處言之皇太子至池河得上所賜示濂濂曰
臨濠古蹟惟塗荆二山最著皆在鍾離縣西八九十里
間岡巒相屬淮水繞荆山之陰神禹鑿之水始流兩山
間民免修阻之患昔人所謂觀河洛者思禹功此亦一
大觀也皇太子過中都乃往遊馬命濂作記其諸古

蹟濂隨處進說甚有規益事畢還京師

此時知惟庸之奸而發之者惟劉青田吳伯宗耳

丞相胡惟庸專恣以禮部員外郎吳伯宗剛直不屈惡
之坐事出之鳳陽伯宗上疏論時政因指斥胡惟庸罪
狀不宜獨任以政恐滋久為國大蠹辭甚切直上覽
其奏即召還

九月詔改建大內宮殿勅有司務崇簡素毋作雕飾奇
巧華麗臺榭苑囿之事以勞民費財

甘露凡五降矣

十一月甘露降於員丘青松之上時上詣齊宮省視
壇塲親觀甘露凝脂懸垂上下有若明珠命採嘗詔諸
臣從行者共食之儒臣咸獻歌詩以頌德上曰人之

論
御著甘露

常情好祥惡妖。然天道幽微莫測。若恃祥而不戒。祥未必皆吉。覩妖而能懲妖。未必皆凶。蓋聞災而懼。或蒙見休。見瑞而喜。或以致咎。何則。凡人懼則戒。心常存喜。則侈心易縱。朕德不逮。惟圖修省之。不暇。豈敢以此爲已所致哉。因著甘露論。以示羣臣。○發罪人工役屯種於鳳陽。

令各處人民雜犯死罪者免死。工役終身。徒流者照年限。工役其官吏受贓及犯私罪當罷職者。發鳳陽屯種。犯流罪者。鳳陽工役一年。然後屯種。

十二月故元太尉納哈出。入寇遼東。都指揮馬雲葉旺知其將至。命蓋州衛指揮吳立嚴兵城守。命虜至堅壁

勿戰。及納哈出至。見城中備禦嚴。不敢攻。乃越蓋州城。徑趨金州。時金州城池未完。軍士寡少。指揮王富常勝聞虜至。督勵士卒分守諸城門。選精銳登城以禦之。納哈出裨將乃刺吾。自恃其驍勇。率數百騎。徑至城下。挑戰。城上發弩射之。乃刺吾被傷。悶絕。遂獲之。虜勢大沮。納哈出慮援兵至。退走。以蓋州有備。不敢經其城。乃由城南十里外。沿祚河遁歸。葉旺策其將退。先移兵祚河。自連雲島至窟駝塞。十餘里。緣河壘水爲牆。以水淋之。經宿皆凝。沍。隱然如城。藏釘板於沙中。設陷馬。穿於平地。伏兵以待之。命老弱捲旗。伏兩山間。戒以聞砲。卽豎

劉青田亦
辭相矣此
等人品能
有幾人

旗令指揮周鶚等。各肅兵以俟。四顧寂寞。已而虜至。旺
等俟其過城南。砲發。伏兵四起。兩山旌旗蔽空。鼓聲雷
動。矢石雨下。虜駭。倉皇北奔。趨連雲島。遇水城。馬不能
前。皆陷入笄中。遂大潰。馬雲於城中出兵追擊。至將軍
山。畢栗河。斬戮虜人馬。及凍死者甚衆。旺等復乘勝追
至豬兒峪。獲其士馬無算。納哈出僅以身免。

十二月。上欲命宋濂叅中書大政。濂辭曰。臣無他長。
惟文學是攻。今待罪禁林。恩莫大焉。臣誠不願居要樞。
上愈厚之。燕見必命坐。賜茶。每日令侍膳。詢訪舊章。
講求治道。嘗召問廷臣臧否。但言其善。上益喜賞。

陝州人獻天書。斬之。○召致仕禮部尚書陶凱為國子
監祭酒。

立法嚴而
不苛開國
規模自大

省多少事
妙

丙辰。洪武九年正月。諭太子諸王修德進賢之道。官
吏獲罪者。上恐法司推讞未精。或其人因公註誤。法
雖難宥。情有可矜者。悉謫鳳陽渠象屯屯田。俾歷艱難。
省躬悔過。至是取梅珪等五百十八人赴京。命中書省
量才用之。○太安州民於蒿里得玉匣。內有玉簡十六。
有司獻之。驗其刻。廼宋真宗祀太山后土文。先代帝王
致敬神祇之物。命仍瘞其所。

二月。太白晝見。○遣使齎勅獎勞遼東諸將。擢馬雲。葉

允見

旺、金為都督僉事。○詔免河南北平山西陝西浙江江西福建湖廣等處安慶揚州徽州池州等郡今年稅糧。○命中山侯湯和穎川侯傅友德等帥師往延安備元逋臣伯顏帖木兒湯和等至延安伯顏帖木兒請和上命諸將悉還獨留傅友德屯兵以備之未幾伯顏帖木兒果犯邊友德設伏大破之獲士馬輜重無算。六月以宋濂為學士承旨諭之曰朕以布衣為天子卿亦起草萊列侍從開國文臣之首俾世臣與國同休不亦美乎。趣令取子孫官之以子璡為中書舍人孫慎為儀禮司序班復以濂艱於行步選良馬以賜之。上親

作馬歌詔羣臣咸和以寵輝焉。

上觀川流不息陋

尹程秋水賦乃更為之召翰林諸臣觀之令各撰一篇

宋濂率同列次第獻賦。

上皆親覽評品已而賜坐勅

大官設酒饌內臣行觴。

上顧濂曰卿何不盡飲濂以

不能飲對。

上曰卿姑試之濂飲畢

上曰更空一觴

濂辭。

上曰一觴豈便醉人乎濂舉觴瑟縮

上笑曰

男子何不慷慨濂一吸至盡

上大悅須臾濂面頰行

不成步。

上賦楚辭一章以賜濂頓首謝仍命羣臣各

賦醉學士歌以贈之曰俾後世知朕君臣同樂如此。

陞監察御史殷敏為饒州知府。

明良相得
宛然家人
父子矣祇
覺賞花釣
魚賦詩者
猶淺淺耳

敏以國子生選入武英堂紀事授御史治尚廉明有惠愛故陞今官

欽天監奏五星紊度日月相刑下詔求言於是山東布

政使吳印海州學正曾秉正監察御史孫化刑部主事

茹太素等皆應詔上書陳言上擇其可行者施行之

吳印鍾山寺僧也有文學上親選命蓄髮拜官徑授方面寵之甚厚所言多從

山西平遙訓導葉居昇字伯臣乃上言三事尤切直云居

昇浙之寧海人間詔謂人曰今天下有三事其二事易

見而為患小其一事難知而為患大此三者積於吾心

久矣縱不求吾猶將言之况有明詔乎即為萬言書言

三事其畧為分封太侈求治太急用刑太繁書奏上

萬言書太

繁予已送

入皇明文

歸今不贅

怒其疎間骨肉逮繫刑曹問狀病死獄中

八月遣官視歷代帝王陵寢命百步內禁人樵牧設陵

戶二人守之三年一遣使致祭○改各行中書省為承

宣布政使司○議將征雲南命潁州侯傅友德巡行川

蜀永寧雅播等處修治城郭關梁於是金筑普定中坪

乾溪等寨酋長皆相率來降

十月有虎晝入漢西門傷二人上聞之釋在京徒役

○以李祺為駙馬都尉尚皇長女臨安公主李祺善長子也

黜莒州日照知縣馬亮并訊汾州主簿樂成以亮考滿

入覲州考其無課農興學之績上曰為令而無愷悌

批駁妙絕

皇明法傳錄卷六高皇帝

三十一

之心馬用吏為。故黜降之。樂成州考其能。恢辦商稅。上曰。縣佐撫安百姓。豈以一恢辦為能。州考非是。命訊之。御史大夫汪廣洋。陳寧劾奏。韓國公李善長有罪。善長父子免冠待罪。上曰。大罪不治。則法無以立。小過不赦。則人無所容。善長國之大臣。不能立身教子。劾之。誠是。但念相從之久。宥之。勿問。

劾其 上疾不視朝。善長無問候之誠。李祺六日不朝。宣至殿前。又不施禮。又曰。復營宅於主第之左。以居之。皆家法之不修也。

改定廟制

詔改太廟。從同堂異室之制。前為正殿。後為寢殿。寢殿九間。以一間為一屋。奉安各廟神主。時享歲祫。則設累

朝。帝后衣冠於神座而祀之。吐蕃所部川藏。邀阻烏思藏使者。掠其輜重。命衛國公鄧愈為征西將軍。都督沐英為副將軍。總兵往討之。詔送蒙古官蔡子英出塞。

蔡子英忠

子英。河南永寧縣人。元季舉進士。為擴廓帖木兒所知。薦於元。遷顯官。王師征定西。擴廓帖木兒敗。子英單騎走關中。入南山。有司求之。械送京師。至江濱。亡去。至是。陝西又捕得之。械過洛陽。遇信國公湯和。不為禮。和怒。焚其鬚。和之終不屈。其妻適寓洛陽。聞子英至。欲與相見。子英避不肯見。至京。上命釋之。授以官。英不受。退而上書。援引古今。以禮義廉耻自勵。上覽書。愈重之。命館於儀曹。忽一夜。大哭。人問之。故曰。思舊主耳。語聞。上知其志不可奪。勅有司送之出塞。

皇明通紀法傳全錄卷七

東莞 陳建 輯

西湖高汝栻

訂

雲間 吳棫 增刪

高鼎煒
貽穀

正

洪武十年正月賜翰林承旨宋濂致仕濂行既有期
 上眷念猶深曰卿去何時復來見朕乎姑徐徐行由是
 朝夕左右者累日時詔求直言朝臣有上萬言書者
 上厭其迂衍怒欲罪之以問羣臣迺順意者指其疏為
 不敬當抵罪上答之而怒未解濂曰彼應詔上疏其
 心為上耳烏可深罪已而上覽疏中有足採者召順意
 之臣訴曰吾怒時若等不能諫乃導吾誅之是以膏沃

火耳向非宋濂之言不幾誤罪言者耶及頻行賜楮幣
文綺及御製文集二代誥命皆上親製皇太子又

賜衣二襲上又問濂曰卿今年幾何濂曰六十有八
上曰藏此綺俟三十二年後作百歲衣也濂頓首謝

上復囑曰大江漲不可行宜循內河至家仍命使護
行濂感恩請歲一來朝上許焉

一字之褒榮于華袞

國初盡休臣之道嚴

上嘗廷譽濂曰古人太上為聖其次為賢其次為君子若宋濂之事朕十九年未有一言之偽消人之疑寵辱不驚終始不異可謂君子人乎抑可謂之賢者矣

上謂中書省曰官員聽選在京者宜早與銓註即令赴任毋得淹滯在京輒經歲月銓選之後以品為差皆與

道後淹于候選困于

道里費仍令有司給舟車送之箸為令

道途揭借而取償于

二月命衛國公鄧愈大都督沐英等討西蕃分兵為三道併力齊入破蕃部川藏覆其巢穴追至崑崙山斬首

官雖吏不可勝誅矣

討西蕃

不可勝計遂遣陳州等衛將士分戍碾北等處而還

三月命監察御史李鐸往誠意伯劉基家取其觀象

玩占天文諸書先是基子璉遵父命收諸書緘藏石室

以制辭官

中侯服闋上進及鐸至璉即日出諸石室悉取送官從

孝而有休

鐸赴闕言其父遺命上喜欲官之璉以未終制辭甫

釋服除考功監丞尋兼監察御史復擢江西叅政始

定天地合祀之典初從陶安之議冬至祀天于員丘夏

以天合人
以明準幽
一理貫徹

建大祀殿

至祀地于方丘行之既久風雨不時天多變異上因
覽羣議獨斷于衷謂天地猶人父母為子之道致父母
異處安得為孝乃採古明堂遺制即圓丘之舊壇以屋
蓋之名曰大祀殿并列合祀六宗之神各築壇以從饗
每歲正月擇日行禮焉
九月勅中書省免浙西今年秋糧以去年水災人民艱
難故也

聖主亟亟
為民之心
何其迫切
如是

四月誅戶部主事趙乾以其賑饑遷延視民死而不救
黜臨淄縣丞王基以言皆謬戾欺罔朝廷
六月上謂中書省曰清明之朝耳目外通則下無壅

如此則言
路焉得不
通

堯舜之效
業禹湯之
日躋文武
之小心拱
兢殆兼之
矣

蔽國家治否實闕于此今後令天下臣民凡言事者實
封直達御前○遣巡按御史巡按州縣○暹羅解國遣
使奉金葉表貢象及方物○上謂侍臣曰前代庸君暗
主莫不以垂拱無為藉口縱恣荒寧不親政事孰知治
天下者無逸而後可逸朕即位有年常以勤勵自勉待
且即臨朝哺時而後還宮夜臥不能安席披衣而起或
仰觀天象見一星失次即為憂惕或量度民事有當速
行者即次第筆記待旦發遣朕非不欲暫安但祇畏天
命不敢故耳朕言及此者但恐羣臣以天下無事便欲
逸樂股肱既惰元首叢脞民何所賴書曰功崇惟志業

廣惟勤。爾羣臣但能以此爲勉。朕無憂矣。○置通政使司。掌出納諸司文書。敷奏封駁之事。以曾秉正爲通政使。

鄧愈卒

十月，衛國公鄧愈自河州班師。至壽春卒。計閏。上哀憫，追封寧河王，謚武順。

愈器量宏偉，沉毅謙恭，慎密臨大敵而不懼，有大功而不矜，禮賢下士，寬惠愛人，所歷廣德、宣城、徽、嚴、饒、撫、南昌、襄陽八郡之民，皆懷其德。

四川威茂土酋董貼里作亂，命御史大夫丁玉討平之。進封中山侯。湯和爲信國公，封沐英爲西平侯。○都督僉事濮真征高麗，被執不屈，死之。真鳳陽人。國初從舉

濮真死節

義，以忠勇被遇，有功，歷官都督。至是征高麗，被執。高麗王愛其驍勇，欲降之。真厲色曰：「吾爲天朝大臣，視爾夷君猶若下風，敢以此望我耶？」王怒，欲兵之。真大罵曰：「夷虜，爾害吾，吾主必滅爾國。爾不知吾大丈夫有赤心，肯爾屈耶？」卽抽刀剖心示之。而歿。王初意止，欲迫脅真降。不虞真之氣也。真歿，王大懼，遣使入朝謝罪，并歸真從行兵士。上曰：「濮真當危難，秉義不屈，忠義可嘉。追封樂浪公，謚忠襄。表其門曰班超羣將志邁羣雄時真子與生甫數月，卽襁褓中，封爲西涼侯，以報真功。」秋，南番澹巴國入貢，賜以金幣。

淡巴在西南海中，景秀地廣，泉甘水清，草木暢茂，畜產甚衆，石城瓦屋，王乘輿，官跨馬，頗有威儀。國人勤生種植，織縷袍布，男女咸務常業。市有交易，野無寇盜，稱樂土焉。

宋濂來朝，越十四日見於端門。上見大喜，自是日侍上遊，恩禮備至。

十一月皇孫允攸生。

皇孫頂顛頗偏，大祖撫之日：半邊月兒，知其不克終也。及讀書，甚聰慧，嘗詠新月詩云：誰將玉指押，指破碧天痕。影落江湖內，皎龍不敢吞。上不悅，以其非吉兆也。

有內使以文事內廷者，從容言及政事，上怒責之。即日遣還鄉，終身不復用。諭羣臣曰：自古賢明之君，有謀必與公卿大夫謀，諸朝廷而斷之。于已未聞近習嬖侍。

詩自好

曲盡關寺之情，深得

處閣寺之要。

言言規鑑，聖子神孫，所當奉為著恭者也。

不許讀書，識字若再，不許典兵，訪事永無，獎矣。

朝觀考績之始。

得預謀者，况閣寺之人朝夕在君左右，出入起居，聲音笑貌，日接耳目。其小善小信，皆足以固結君心，而佞僻專忍，其體態也。苟一為所惑，而不之省，將必假威福，竊權勢，以干政事。及其久也，遂至于不可抑，而階亂者多矣。朕常以為鑒戒，故立法，寺人不過傳奉洒掃，不許干預政事。今此宦者雖事朕日久，不可姑息，決然去之，所以懲將來也。乃制內侍不許讀書識字。

高汝栻曰：高廟舊制內侍不許讀書識字，至宣廟始以翰林官教之，于內侍監聖祖所制，良有深意，可謂思患豫防之遠矣。

戊午洪武十一年正月，徵天下布政司官及各府縣官。

祖制若此
今時獨猶
資格何耶

孽及野鬼
仁恩可謂
遍濟無遺
矣

京官懸牙
牌之始討
松潘蠻

來朝卽命吏部考績官殿最上謂吏部曰朝廷懸爵祿
以待天下之士資格者爲常人設耳若有賢才豈拘常
例今後庶官之有才能而居下位者當不次用之由是
李文煥自西安府知府費震自寶紗提舉俱擢爲戶部
侍郎其餘九十五人悉量材超擢郎中知府知州等官
勅中書省議減鹽價上曰鹽價太重商人無利以致
輸粟者少故議減之○御製表文諭祭安東沐陽二縣
野鬼時永嘉侯朱亮祖奏二縣之野暮夜多鬼民人皆
驚故製文以勅之○給朝祭文武百官牙牌懸帶出入
以防姦僞○李玉討松潘蠻平之置松州衛戍守其地

○北平有警命信國公湯和率列侯韓政郭興俞通源
黃彬等練兵臨清以聽調遣

四月命江陰侯吳良督造皇堂於陵所上以前所製

皇陵碑記皆儒臣粉飾之文不足爲後鑒乃親製皇

陵碑備述昔日之艱以示後世○以萊州知府董俊爲

兵部尚書明州知府余文昇爲工部尚書

五月南番彭亨國及百花國各遣使奉金葉表文來朝

貢二國前代皆未嘗通中國

彭亨在東南南海島中並山山傍多平原禽獸希少草
木繁茂沃土宜穀饒果蔬其俗上下親狎無寇盜男
女推髻好誦佛經煮海爲鹽釀椰爲酒產片腦諸香
花錫物百花在海中依山爲國國中有奇花嘉樹民

俗饒富尚釋教產紅猴鼯倚玳瑁孔雀倒掛烏胡椒時國王刺了刺者望沙亦遣八智亞壇來朝貢

六月以朱慶貴為禮部尚書○元嗣君愛猷識理達刺

殂其子脫古思帖木兒立上遣使往祭之○選武臣

子入監讀書

八月詔免應天太平鎮江寧國廣德徽州六郡及長興

九詔蠲免秋糧

安吉宜興江陰四縣今年秋糧○西番洮州等處戎寇

為亂命西平侯沐英為征西將軍率都督藍玉王弼金

朝興吳復張龍葉昇謝成章溫周武曹興等統兵征之

三征西番

首取甘朶降其萬戶乞失迦夷其部落俘獲無算洮州

十八族番兒三副使汪舒朶酋只阿烏阿卜商等據納

隣七站之地英等進兵擊之

廢曆之始

九月十三奉天殿頒曆於諸王百官

十一月臨江侯陳德卒追封杞國公○以梅殷為駙馬

都尉尚皇第二女寧國公主殷思祖從子

十二月封諸王栢為湘王桂為豫王後改封代王國大同栢為

漢王後改封肅王于甘州植為衛王後改封遼○駙馬都尉曹國公李

貞卒文忠父也○命總兵官辰州衛指揮楊名討五開叛蠻

破之

巳未洪武十二年正月十一日合祀天地于南郊大祀

殿○上聽朝之暇延諸儒臣賜坐便殿講論治道時國

遇此隆遇正可敷陳

所學而緘
默不言宜
加貶黜

平洮州等
處戎寇

置洮州衛

子學官李思迪馬懋緘默不言。上黜之。勅諭國子師
生日自今為師為弟子者一以孔孟為法以副朕責望
之意慎無如李思迪馬懋也。助教吳伯宗進講東宮
陳正心誠意之學。皇太子嘉納尋改典籍。沐英等
兵至洮州古城。番酋三副使等師眾遁去。我師追擊敗
之。斬積石州叛逃土官阿昌七站土官失納等。遂于東
麓山南築城戍守。既而番寇引兵來敵。我師大敗之。生
擒三副使等。斬俘數萬。得納隣七站之地。歸于職方。置
洮州衛。設官領兵守之。沐英平洮州戎寇捷書到。
上曰洮州西番門戶。築地戍守。是厄其咽喉也。遂命置

衛

二月命曹國公李文忠往河州岷州臨洮鞏昌等處整
治城池督理軍務。女置日本使僧于陝西。

按日本即古倭奴國海中諸夷倭奴最大西南至海
東北大山國主世以王為姓羣臣亦世官地分五畿
七道三島又有附庸國百餘拘邪韓最大其國小者
百里大不過五百里戶小者及千多止一二萬皆倭
種也漢滅朝鮮通稱王者三十餘國倭王最雄長者
邪馬臺即邪摩維歷漢魏晉宋隋皆朝貢稍習華俗
唐咸亨初惡倭名更為日本其俗男子魁頭斷髮黠
而交身婦人被髮屈紒皆跣足間用屨其喜盜輕生
好殺天性然也物產金銀琥珀水晶硫黃水銀銅錢
白珠青玉蘇木胡椒細絹花布螺蚶漆器扇犀象刀
劍鎧甲馬交市華人喜得童男女錦綺絲綿磁針
國朝洪武二年寇山東並海郡縣及淮安三年又寇
山東轉掠浙福旁海郡是年遣萊州府同知趙秩賜
璽書諭其王良懷王禮秩具物遣使隨秩奉表稱臣

夷狄大有
當治處概
日不治則
養成其邪
不矣

入貢使未至，又掠温州。上又遣僧祖闡無逸開諭之。王遣使，同一僧入貢。是年寇海鹽，漂掠温州。初，令浙福造海舟防倭，又寇福建海上諸郡。六年，以于顯為總兵官，出海巡倭。倭寇登萊，七年寇膠州。是年遣僧來貢，無表文。却之，其臣亦遣僧貢馬、茶、布、刀、扇，亦却之。令中書移文責王。九年遣僧歸，廷用等奉表及方物謝罪，賜王及使文綺有差，已而上覽表曰：良懷不誠，詔責之。十二年入貢，無表文，命安置之。

三月遼東守將潘敬葉旺以高麗遣人致書來奏。上曰：高麗行禮一節，非彼殷勤之言，蓋間諜之萌也。人臣無外交，爾等其慎之。既而復以龍州鄭日等率男婦來降為奏。上曰：高麗僻居海隅，其俗尚詐，其性多頑，如墮其計為害豈小。春秋有云：毋納逋逃，不然邊患由此啓矣。○上以春秋本之魯史列國之事，錯具間出欲究

春秋本末

始終艱于考索。命東宮文學傅藻等纂錄類聚，至是有成命曰：春秋本末。○四川賊貴等為亂，焚掠十四州縣，四川都指揮使司以兵討之，不克。至是監玉盡殲其衆，平之。○指揮李實從沐英平西羌，與虜騎遇于土門峽，大戰數十合，我兵少却，張兩翼出其後，以精騎蹂之，虜大敗，實躍馬乘勝深入，俄為流矢所中，流血被甲，裹劍復戰，勇氣百倍。會日暮，收兵還營，翌日創甚，輿還。鞏昌卒事聞，追贈大都督府僉事。○西安城中皆鹹鹵水，不可飲。至是曹國公李文忠以為言，乃命西安府官役工鑿渠，甃石引龍首渠水入城中，縈繞民居，始得甘飲。

以進賢納
諫爲要者
實真切之
談第真知
者少耳

四月以儒士吳沉爲翰林院侍制。上與之論持身保業之道。曰：人當無所不謹。事雖微而必慮。行雖小而必防。不慮于微。終貽大患。不防于小。終虧大德。常人且然。况人君乎。沉對曰：聖慮及此。誠社稷永安之道。○上御奉天門視朝畢。顧謂吳沉曰：人主治天下。進賢納諫二者。真切要事也。沉對曰：誠如聖諭。但求之于古。能行者亦鮮。是以亂日常多。治日常少。上曰：使其真知賢者。能興其國。何有不進。真知諫者。在于忠已。何有不納。沉對曰：陛下此言。誠國家興治之要。

閏五月勅遼東守將潘敬葉旺曰：奏至。知高麗龍州鄭白等率男婦來降。特未審將軍識其計否。高麗僻居海隅。其俗尚詐。况人情莫不安土重遷。豈有舍桑梓而歸異鄉者耶。中國方寧。正息兵養民之時。爾與東夷接境。慎勿妄生小隙。使彼得以籍口符至之日。開諭來者。令還以破彼姦。若我正而彼邪。彼果不臧。則師出有名矣。其來降者。切不可留。春秋有云：毋納逋逃。不然則邊患將由此而啓矣。○詔以北平久不雨。今年夏稅秋糧。盡行蠲免。

六月沐英等班師至京。上以諸將征西有功。封藍玉爲永昌侯。王弼定遠侯。張龍鳳翔侯。吳復安陸侯。

葉昇靖寧侯、謝成永平侯、張溫倉寧侯、曹興

懷遠侯、周武雄武侯、金朝興宣德侯並食祿二千

石、子孫世襲指揮使、上又以都督仇成積有功勞封

安慶侯亦食祿二千石、子孫世襲指揮使、

八月遣使齎勅諭宋國公馮勝時勝督建周王宮殿于

開封府將以九月興役以其時民當種麥諭之日中原

民食所恃者惟麥耳近聞爾令有司集民夫欲以九月

赴工正當播種之時而役之是奪其時也過此則天寒

地凍不得入土來年何以續食誠恐小民之怨咨也勅

至其即放還俟農隙之時赴工未晚○永嘉侯朱亮祖

鎮廣東令罷職居江寧

亮祖以定浙左平閩中征兩廣伏四川行定未下州縣七年同何文輝鎮北平十一年巡視淮陽又鎮廣東嘗出軍民三萬人拓廣城八百餘丈在鎮所為多不法番禺知縣道同上其事勘皆實上念其功不下吏但令罷職居江寧未幾病卒

靖海侯吳禎卒

禎字翰侯濠州定遠人追封杞國公命都督僉事張赫代海運督遼東

詔徵天下博學老成之士先是上謂禮部曰為國得

寶不如薦賢朕自臨御以來十有二年思得賢士以熙

庶績然博學老成之士匿德藏光甘于窮餓不肯輕出

宜下有司悉心推訪禮送于朝朕將顯用之○江西布

政使沈立本遣人徵故元吏部侍郎伯顏子中子中飲
鴆死

子中西域人通春秋五領鄉薦累官至江西行省都督陳友諒陷贛州子中募壯士復城不克間道入福建行省子中出奇計收復建昌遂浮海獻捷元都授福建行省郎中累遷至吏部侍郎出使廣東比至而廣已歸附子中墜馬求死不得折一足于是變姓名浪跡江湖時居進賢北山先是其妻子已為江西參政楊憲送京師有弔之者子中答曰吾身且不有奚暇顧妻子哉誓不復仕嘗懷鴆自隨曰有強我者當以死答之郡縣聞而義之不之強至是立本專使招之子中慨然曰吾今死亦晚矣乃具牲酒祭其祖父師友作歌飲鴆而死

徽寧國府訓導陳迪為翰林編修○訪求卜筮人○貶

右丞相汪廣洋于海南道卒

愛恤同寅
體同遂至
名位俱喪
而身隨之
志公君子
豈其然乎

廣洋與胡惟庸同在相位惟庸所為不法廣洋知而不言上察其然勅以洗心補過廣洋內不自安久之古城貢物使者既至廣洋不為引見上下書切責之廣洋懼甚至是御史中丞涂節言誠意伯劉基為胡惟庸毒死廣洋宜知狀上問廣洋廣洋對無是事上頗聞其實因責廣洋欺給居海南州次太平復遣使勅之廣洋得賜書懼甚遂自縊

庚申洪武十三年

正月丞相胡惟庸等謀逆內史雲奇發其事皆伏誅

天賜音以
保安 聖
驚不然幾
落設中矣
劉誠意之
先見徐魏
國之忠言
奇少監之

胡惟庸黨逆謀已定誑言所居井湧醴泉邀上往觀惟庸居第近西華門守門內史雲奇知其謀乘輿將西出奇走衝蹕道勒馬銜言狀氣方勃舌駛不能達意上怒其不敬左右搥亂下奇垂斃右臂將抵猶尚指賊臣第弗為痛縮上方悟登城眺察則見彼第內兵甲伏屏帷間數匝上亟反遣兵圍其第罪人一一就縛并其黨御史大夫陳寧中丞涂節等皆伏誅上召雲奇死矣深悼之追封右少監賜

皇明法傳錄卷之七 高皇帝

身諫可為
三不朽

量窄心邪
之人不可
一日使大
權落其手

太祖何負
于善長仲
專

并鍾山命有司春秋致祭仍給洒掃戶六人。按惟庸自楊憲誅後總中書政事專生殺黜陟以恣威福內外諸司封事有病已者輒匿不聞四方奔兢者趨其門諸武臣多附之徐達嘗言于上惟庸忌之達有閹者福壽惟庸陰誘為已用冀以圖達乃為福壽所發昔劉基亦言庸不可用知而恨之會基病以毒藥中之事在八年正月惟庸兄女妻善長從子祐相結擅權安吉侯陸仲亨平涼侯費聚見庸專政往來益密庸令掌管軍馬又與陳寧在省中閱天下軍馬籍令都督毛醜取衛士劉遇寶及亡命魏文進等為心膂太僕寺丞李存義善長之弟惟庸之婿父也以親故往來惟庸家密令存義以邪謀說善長事皆未發會惟庸子有馬馳驟于市奔入輓輅中傷死惟庸殺輓輅者上怒命償其死惟庸請以金帛給其家亦以惟庸陰事告上命羣臣更訊惟庸辭窮不能隱遂論死又以徐節本為惟庸謀主見其事不成始上變告乃誅節併陳寧餘黨皆伏誅

胡惟庸辭連李善長陸仲亨羣臣請罪之上曰朕初

起兵時善長來謁所言多合吾意遂命掌書記贊計畫功成爵以上公以女與其子仲亨年十七父母兄弟俱亡恐為亂兵所掠持一升麥藏伏草間朕見之呼曰來遂從朕長育成就以功封侯此皆吾初起時股肱心腹吾不忍罪之其勿問○革中書省罷丞相等官不設陸六部為正二品衙門分理天下庶政改大都府分設左右前後中五軍都督府

皇明祖訓云自古三公論道六卿分職並不曾設立丞相自秦始皇置丞相不旋踵而亡漢唐宋因之雖有賢相然其間用者多有小人專權亂政今我朝罷丞相設五

萬古無弊

深有所懲
故立重刑
以警之

蘇稅賦役
雖減而較
之他郡尤
為煩重

府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等衙門分理天下庶類彼此頡頏不致相壓事皆朝廷總之所以穩當以後子孫做皇帝時並不許立丞相臣下敢有奏請設立者文武羣臣即時劾奏將犯人凌遲全家處死

二月以嘉興知府薛祥為工部尚書○命戶部減蘇州松江嘉興湖州四府重稅糧額吳中自昔號稱殷富元末張士誠據以為資與王師相抗者十餘年徐常二大將統兵二十萬圍姑蘇百戰而後克上憤其城久不下惡民之附寇且受困于富室更為死守因令取諸豪族租佃簿曆付有司俾如其數為定稅故蘇賦持重而

松江嘉湖次之蓋以懲一時也至是乃命減其額○元

偽國公火脫赤知院愛足屯衆和林為邊患上命沐

英總陝西兵討之由亦集乃路渡黃河歷賀蘭山涉流

沙至其境去其營五十里英下令分軍為四一襲其背

二掩其左右英率驍騎當其前夜銜枚以進合而圍之

脫火赤等駭惑不知措俯首就擒獲其全部以歸

四月命羣臣各舉所知以備任用

五月甲午雷震謹身殿大赦詔曰朕以非德託于萬姓

之上奉天勤民于茲十有三年矣不期宰輔失職四姦

擅權使賢愚陷于不義朕思創業之艱難念守成之不

下詔免秋糧

易首除姦惡鋤根剪蔓爰及餘黨然刑戮之際不無過焉甚非上帝好生之德乃于是月初四日申時雷震謹身殿朕甚懼焉于是赦天下罪者除十惡不赦外其餘已未發覺結正罪無大小咸赦除之○賜御史臺左中丞安然歸鄉里命韓國公李善長理臺事
詔洪武十三年天下秋糧盡行蠲免○遣使齋勅諭江陰侯吳良豫章侯胡美即胡廷瑞改名停罷王府一切役作宜以昭上天垂戒之意

時良董建齊王府于青州美董建潭王府于長沙因雷震謹身一切停罷聖祖可謂遇災而俱克謹天戒者矣

六月以蘇恭讓為漢陽知府

恭讓為治簡而明嚴而不苛漢陽密迩省城凡徭役科徵倍于他郡故政繁而民困前守無敢言者恭讓每遇重役必為申理事多簡省民賴以安

上以天變避正殿羣臣上表固請至是凡兩月然後受朝于正殿○胡惟庸謀叛事覺上以朝廷用人待之本厚久則恃恩肆為奸究乃命翰林儒臣纂錄歷代諸侯王宗戚宦官之屬悖逆不道者凡二百二十人備其

纂錄臣監錄

行事以類書之既成賜名曰臣鑒錄頒告中外之臣俾知所警

七月遣使齋符召興化府學教授吳源湖州府學教授

置四輔官

童冀赴京復遣使召儒士王本杜祐龔敷趙民望吳源為夏官
李延齡李幹楊良卿王成學吳慎明劉仲海鄒魯任宋
季子至京至是上坐武英殿西廡召見諸儒使各言
志本等對曰為士者貴幼學而壯行然求之往昔懷致
君澤民之志而不遇明主道不行功不立徒湮沒于世
如此人者豈不悲哉臣等草野愚陋學不足以明道才
不足以經世誤蒙聖上以儒臣召與圖治道臣等遭
遇恩榮誠千載一時慶幸何如若不思報稱是自棄于
明時何以稱士上悅故命置四輔官兼太子賓客
位列公侯都督之次秩正三品告于太廟以徵至

聖主崇儒
重道古今
無所

諸儒王本杜祐龔敷為春官杜敷趙民望吳源為夏官
惟秋冬官未得其人以本等懼之每賜坐講論治道且
令圖其像各賜衣三秩又有待漏詔記之賜既而王本
犯極刑召前御史中丞安然代之然以憂卒餘皆坐罪
黜此職遂廢詔列侯楊璟薛顯等赴北平督兵屯田
兼往遼東訓練士卒

要不忘危

十二月宋濂孫宋慎坐胡惟黨被刑籍其家械濂至京
上怒欲誅之皇后諫曰民間請一先生尚有始終不
忘待師之禮宋濂親授教太子諸王豈宜若是恣然濂
致仕在家必不知情乞赦其死上意解濂得發茂州

賢明聖母
非馬后之
諫太祖

未免有異
之論矣

安置行至夔州以疾卒

去歲濂致仕請上每歲來朝至期上停想既久廷
 問屢矣及至大喜加勞再三皇太子諸王喜動顏
 色越翌日勅儀曹奉醪膳抵寓館以賜日侍上游
 盤旋禁御咨詢備至至便殿日晏始退上喟然嘆
 曰純臣哉爾濂四夷皆知卿名卿其自愛歲暮遣還
 既行數日上問其子遂曰朕疇昔夜夢見爾父談
 笑如平時爾父雖去其容儼然如在目前也遂拜謝
 曰非陛下念臣父之至何以形諸夢寐濂為人和易
 雖為人所詒亦不校又好接引後生一生未嘗去書
 致仕隱居青蘿山人不見其面近視甚明一黍上能
 作十宅乃不飲酒寡嗜欲故也至是卒于夔門人皆
 惜之按國初立法甚嚴聖祖之威凜不可犯嘗
 幸金華訪求許文正公之後得許文善召之未至而
 車駕還京乃驛召赴京與語悅之為立京學命為教
 授鑄印使佩之仍命入傳皇太子及諸王已而改
 京國子博士陞祭酒出入兩宮垂十年自稽古禮文
 之事至于人材進退時政張弛無不與議文善亦是
 是非非無所顧忌為學校更設規矩以教養數十事

上無不施行及後文善以學宮雜器用于私室被隙
 者所劾章入上覽而笑言者不已卒安置茂州宋
 濂與文善皆國初名賢眷遇又極隆稍有差失置法不宥如此

以宋訥為國子祭酒訥元進士也入明由翰林學士

陞祭酒橫襟講學聞者如得所歸科目所得人材率三
 天下之一○命豫刑天下明年大統曆以十月朔日進

上頒賜諸王及在京文武官直隸府州縣俱欽天監
 印造頒給十三布政司則本監豫以曆本及印分授之
 使印刑以授府縣頒之民間○占城國遣使來賀萬

壽聖節因言安南以兵攻其國備訴其事降勅慰諭
 之

按我朝不欲遠事兵革故小夷為強夷所侵多置不問雖外夷未免觸心而中國之民不勝福矣

瓜哇國王八達那巴那務遣使奉金葉表入貢留其使月餘遣還

按瓜哇即古開婆國又名蒲家龍元稱瓜哇其國分東西二王所屬有蘇吉丹打板打網底忽諸國國王宮磚墉墉高餘三丈方三十餘里屋高四丈地覆板蒙藤花簾跣跌而坐民居茅茨磚庫坐臥于內王蓬頭頂金葉冠曾榮歎絲挽腰束錦綺佩短刀跣足跨象或乘牛民男蓬頭女椎結上衣下挽男必腰刀刀極精巧刑無鞭朴罪不問輕重藤繫刃殺之市用中國古錢衡量倍于中國人有名無姓尚氣好鬪顏色黝黑蓬頭赤脚坐卧無椅榻飲食無匙筋啖蛇蠍虫蚋與犬同寢食不為穢也婚男造女家後五日迎婦金鼓刀盾前後甚都婦裸被髮跣足榮歎絲挽戴被金珠銀絲飾寶器喪有水葬火葬二葬惟死者所欲產金珠銀犀角象牙玳瑁青鹽檳榔椒香蘇木桃榔木吉貝倒桂鳥綵鳩綠鳩紅綠白鸚鵡白鹿白猿猴

洪武三年奉表入貢方物及黑奴二百人納元所授宣勅已而我使至三佛齊國瓜哇要而殺之至是來貢遣其使還詔諭責王遂絕其使至永樂間復通中國

辛酉洪武十四年

討乃顏不花

正月詔求賢命魏國公徐達率諸列侯湯和傅友德耿炳文沐英等將兵出塞討乃顏不花至北黃河虜騎駭遁友德等選輕騎夜襲灰山克之擒其平章別里哥樞密副使文通獲其部落人畜甚衆沐英領兵出古北口獨當一面克嵩州詮寧諸部過驢駒河獲知院李宣并其部衆而還○上諭吏部曰樹藝非其土則不蕃授官非其才則不任任官之務當取方正之士邪佞者去

不私二字
便別人品
精而約

殷宗之不
濫不濫不
過于此

漢武用桑
弘羊孔璣
之徒剝民
取利宋神
宗用王安
石理財小

八瓶進天
下騷然此
可為戒
以散為聚
人主之福

賦役黃冊
之始

此至公均
之法但里
胥未免賣
富欺貧法
久未能无
弊耳
頌五經

之部臣以邪正為難辨。上曰：正人所為治官事，則不私其家。當公法則不私其親，邪人反是。此亦可辨。○諭禮部臣曰：人君操賞罰之柄以御天下，必在至公無善而賞，是謂私愛；無過而罰，是謂私惡。賞一君子而人皆喜，罰一小人而人皆懼，乃為至當。朕于賞罰未嘗敢輕，若一時處分或有未當，卿等宜明白執論，寧使賞厚于罰，但不可濫及使小人僥倖耳。○近臣有言：國家當理財以紓國用者。上曰：天地生財以養民，故為君者當以養民為務。大節浮費，薄稅歛，猶恐損人，況可重為徵歛乎？近臣復言：自天子至于庶人，未有不儲財而能為國

家者。上曰：人君儲財與庶人不同。庶人為一家計，則積財於家；君為天下主，當散財於民。豈可塞民之養而陰奪其利乎？孔子曰：百姓不足，君孰與足。此言何謂也。四月詔：仍免應天太平鎮江寧國廣德五郡秋糧創編

賦役黃冊

其則以一百一十戶為里，推千糧多者十人為里長，餘百戶分為十甲，歲役里長一人。管攝一里之事，城都日坊近城日廂，鄉都日里，十年一周，每里編為一冊，冊首總為一圖，課寡孤獨不任役者，則帶管于下，百一十戶之外，而列于圖，後名曰畸零冊，成一本進戶部，各布政司及府州縣各存一本，十年攬造一次。遂為定制。頌五經四書于北方學校，上謂廷臣曰：夫道之不明，由

十午之計
種木百年
之計樹人
聖祖之慮
遠矣
討五溪蠻

德興其代
波耶老而
益壯

浦江鄭氏
其有孔北
海兄弟之
遺風乎

覆盆見日

教之不行也。夫五經戴聖人之道者也。譬之粟菽布帛。家不可無人。非菽粟布帛則無以爲衣食。非五經四書則無由知道理。北方自喪亂以來。經籍殘缺。學者雖有美質而無講明。何由知道。今以五經頒賜之。使其講習。夫君子知學則道興。小人知學則俗美。他日收效亦未必不本于此也。○五月湖南五溪蠻作亂。議出師討之。江夏侯周德興請行。時德興年老。上未之許。德興請益力。且示其鬻鏐狀。上壯而遣之。賜以手書。師至五溪。蠻人見兵威甚盛。悉散走。不敢復出。○以鄭湜爲福建布政司參議。時胡惟庸旣敗。四方有仇怨告訐者。卒

指爲胡黨。坐重獄。及是有訴湜交通惟庸者。湜兄弟五人吏捕之急。諸兄弟欲行。湜曰。弟在。其忍使諸兄罹刑辟。獨詣吏請行。仲兄濂先有事京師。弟至。迎謂曰。吾家長當任罪。弟無與焉。湜曰。兄老。吾往辦之。萬一不直。弟當服辜。二人爭入獄。上聞之。俱召至廷。勞之。謂近臣曰。有人如此。而肯從人爲非者。耶。卽宥之。詔賜酒食。擢爲參議。

湜。浦江人。鄭綺之孫。入世同居。表爲義門。其兄濂娶沈氏。與姒不相能。立出之。有疑之者。綺曰。以一婦亡故。使一家垂戾。義所不爲。太祖問其世德。遣官徵入京師。陛見。上問曰。爾家何雍睦。至是。濂對曰。惟若聽婦人言耳。此言有爲而發。不聽婦言。亦正是雍睦之一端也。○高汝棧曰。浦江鄭氏家範。卓哉。雍睦

之義。巋然薄俗之靈光也。胡可及哉。但周時一夫受田百畝，仰事俯育，不過數口而已。未聞合族而食也。入世同居，則合族以食也。諸侯大夫之家，立宗子以統族人，使之聯屬昭穆，不至渙散而已。亦未聞合族以食也。或曰：先王胡不以此義訓天下？曰：先王慮其勢有難行，而情有不便也。夫勢遠，則宗祖禘廟情乖；則兄弟閭墻，夫妻且有脫幅之隙，婦始不免反唇之訊。別族之親盡，則服盡而情盡。猶塗人也，苟欲聚于一門之內，而饗殮之能保無矛盾米炭乎？將一一繩之以家訓，則法非義起，人有悖心。以情言之，夫既合族而食，則凡飲食諸事悉制于長，欲每微而請與，量粟而止啼，與夫杯酒笑歡于朋友，勢所不能。情難遽遂，是以先王不敢強之也。卽如鄭濂，以與姒不相能，而遂黜其妻，意欲和諧于兄弟也。而反睽隔于閨闈，則夫婦之倫不薄于兄弟。胡以兄弟之故而致于夫妻之仇隙也？夫鄭既能入世同居，則刑于之化，諒所素孚。孟子曰：身不行道，不能行于妻子。則綺平日槩可知矣。

汝南侯梅思祖知雲南布政司事，張統爲左叅政。

容美散毛
諸蠻作亂

時四川水盡源通塔，平散毛，諸洞蠻皆作亂。茶毒傍近郡縣，上議征之。乃命江夏侯周德興充征南將軍，安慶侯佐成充副將軍，征取容美等洞。以及散毛，其遣將發兵，必欲摧堅撫順，以靖西南。時德興方搜捕五溪，聞是命，卽偕佐成等移兵進討諸洞，未幾平之。德興還京，上頌勅慰勞，賜田一庄。○安南陳煒遣使奉表貢方物，時思明府來言安南攻其永平等寨，安南亦言思明府攻其脫峒諸處。上以其詐，命還其貢，以書詰責陳煒。復勅廣西布政司自今安南入貢，並勿納。

按安南，唐虞時南交也。秦爲象郡，漢爲南越，所據武帝平南越，置交趾、九真、日南三郡。宋梁時始土豪曲

承美者據之已而并于劉隱未幾管內大亂衆推豪酋丁部爲州師部于璉繼立宋既平嶺表璉遂內附黎桓篡丁氏李公蘊又篡黎氏陳日煚又篡李氏宋以遠夷故置不問相繼皆封爲交趾郡王元朝兼有華夷至憲宗遣將破其國而日煚竄居海島弱不能支始歸附元封其子兆昂爲安南國王兆昂死子日烜自立元發兵破之日烜卒子日樽遣使朝貢元未天下大亂安南不至明興二年復來朝貢仍封爲安南國王賜駝紐塗金銀印日煇卒弟日煇立日煇卒于日鑑嗣五年陳叔明遣人朝貢却之明年又遣人納貢謝罪請封當是時煇嗣王叔明者煇兄也專國政至是煇遣使來貢上惡其强悍詔責之其國東起欽州西歷江左北至臨安元江龍州其孔道憑祥其要害也由臨安經蒙自河蓮花灘至其東都可四五日其俗夷獠雜居不知禮義獷悍喜鬪不解耕種稚髻剪髮好浴善水平居不冠惟交愛人侷黨好謀驩衍人淳秀好學其山川佛跡勾漏海富良江爲大產金珠珊瑚玳瑁諸香蘇合油胡椒羚羊角犀象兕白鹿猩猩佛佛白雉翡翠蟒蛇蟻子鹽鹽波羅密烏木蘇木境內有越王城天使館浪泊柱銅鼓

討雲南

時天下大定邊境咸寧四夷八蠻莫不稱臣奉職貢惟雲南恃其險遠殺我信使納我逋逃九月朔命穎川侯

傅友德爲征南將軍永昌侯藍玉西平侯沐英爲征南

副將軍率師三十萬往討之列侯吳復金朝興仇成張

龍王弼都督張銓等皆從征上諭之曰雲南僻在遐

方行師之際當知其山川險易以窺進取朕嘗覽輿圖

咨詢于衆得其阨塞取之之計當自永寧先遣驍將別

率一軍以向烏撒大軍繼自辰沅以入普定分據要害

乃進兵曲靖雲南之喉嚨彼必併力于此以抗我師審

察形勢出奇制勝正在于此既下曲靖三將軍以一人

聖祖神武
天定諸將
直受成畧
無不奏功
膺賞可謂
遭逢其盛

提兵向烏撒應永寧之師大軍直擣雲南彼此牽制彼
疲于奔命破之必矣雲南既克宜分兵徑趨大理先聲
已振勢將瓦解其餘部落可遣人招諭不必苦煩也師
行上出餞于龍江旌旗蔽天而上師至湖廣友德分
遣都督胡海郭英陳桓等率兵五萬由四川永寧趨烏
撒友德等率大軍由辰沅趨貴州

十月命法司論囚擬律奏聞從翰林院給事中及春坊
正法司直郎會議平允然後覆奏論決○給事中鄭伯
同言國初之制凡啓事東宮惟東宮官屬稱臣朝臣則
否蓋尊無二上之意今一體稱臣于禮未安翰林院編

此論最是

見國初用
人不拘資
格迥異今
日

遣御史按
治之始

修吳沉等曰東宮國之大本所以繼聖體而承天位者
也○臣子尊敬之禮何得有異請稱臣如故從之

十一月以賢良方正何德忠爲河南布政司左叅議

明正直金思存爲北平布政司右叅議以孝弟力田聶

士舉爲四川布政司左叅議賢良方正蔣安素爲右叅

政○上欲革天下刑獄壅蔽之弊故分遣御史四出按

治凡坐罪者悉送京師大理寺詳議于是命御史林愿

等往湖廣等處石恒等往直隸蘇松諸府按各道罪囚

○傳反德進攻普定擒土酋安瓚羅鬼苗蠻犵狁聞風

迎降

時閩廣多盜命南雄侯趙庸率師討之。衢處溫二府山寇吳達三葉丁香等連結作亂命延安侯唐勝宗率兵往擒之并討平福安縣亂寇八千人。江陰侯吳良卒追封江國公。

十二月傅友德等兵至普安攻下之遂進取曲靖故元梁王把匝剌瓦爾密遣其僞司徒平章達里麻將精兵十餘萬屯曲靖以拒我師沐英曰彼謂我師疲于深入未有虞心及其無虞心乃可破也遂倍道進師將至白石江忽大路四塞衝霧及江而止頃之霧霽則兩軍相望達里麻見之大驚以爲神兵飛至倉皇失措我師作

復是天助

德用英謀
可見軍中
協和乃以
成功

欲濟勢達里麻擁兵陣南岸友德用沐英謀分遣一軍泝流潛度出其陣後吹銅角樹旗幟爲疑兵山谷間達里麻益駭急撒陣後軍以禦之岸上軍心動而陣亂友德等趣師濟江以猛而善泅者先之長矛蒙盾破敵軍敵氣奪却數里而後敢陣我師既濟整列進戰矢石砲鏡齊發呼聲震天地戰數合復縱鐵騎擣其中堅敵衆披靡遂大敗之生擒達里麻死者不可勝計橫屍十餘里俘衆二萬友德悉縱使各歸本業夷人見歸者皆喜慰而軍聲益振友德自率衆數萬擊烏撒分遣沐英等帥師趨雲南梁王既入羅佐山其右丞驢兒自曲靖馳

如此然後
爲吊民伐
罪之師

雲南平百
日而平雲
南何成功
之速也

歸謂曰事急矣將奈何。于是梁王挈妻孥與左丞達的
驢兒俱入普寧州。忽納砦焚其龍衣。驅妻子赴滇池。島
中死自飲藥不死。投水死之。父老爭焚香拜迎王師。英
入城秋毫無犯。收梁王金印官府符信圖籍撫安其民。
自出師至是僅百日。雲南平。友德等兵亦敗諸蠻城烏
撒。初友德自曲靖率兵循孤山北以通永寧兵。遂搗烏
撒。諸蠻時元右丞實卜聞胡海等兵進自永寧乃聚兵
赤水河以拒之。既而海等造木筏夜半濟河進師而友
德亦至。兵威振盛實卜遁去。友德令諸將士築城版鋪
方具蠻寇復合兵來戰。友德屯兵山岡持重以待之。諸

識透敵情
軍法所謂
知彼知己
也

城烏撒

將欲戰。友德故弗許。士卒無不奮勇。思致死力。友德度
其可用。下令曰。我軍深入有進無退。彼既遁而復合。心
必不一。併力與戰。破之必矣。若使彼據險自固。未易克
也。我軍既陣。有芒部土酋率衆援之。實卜合勢迎戰。我
軍鼓噪趨之。戰十餘合。其酋長多中槊墜馬。我軍勢
益奮。蠻衆力不能支。遂潰。斬首三千餘級。實卜率餘衆
遁。遂城烏撒得七星關。以通畢節。又克可渡河。于是東
川烏蒙芒部諸蠻震懼皆望風降附。○工部尚書薛祥
死于杖下。祥爲北平布政。時宰不悅。適天旱不雨。誣
以差役不均。坐殿左遷。嘉興知府踰年。惟庸誅罷中書。

置六部。召祥爲工部尙書。上曰：奸臣每抑汝，汝何不
言。祥對曰：臣罔知所故。及是月，以他事遭累杖歿。

夫宋濂被放，卒于夔州。祥復坐累歿于杖下。二臣皆
皆國初賢而有功者，不得以與入諫之例惜哉。

壬戌。洪武十五年。

正月，沐英等率兵畧徵江、臨、安、沅、江、尋、甸、楚、雄、洱、海、次、
第皆下。

二月，進兵攻大理。克之。大理城倚點蒼山，西臨洱河，爲
固。南詔皮羅閣所築龍首龍尾，上下二關，號險要。土酋
段世聞王師且至，聚衆五萬扼下關。英自將攻之，牢不
可破。乃令王弼以兵出洱水東，趨上關。英兵綴下關爲

犄角勢，別遣胡海將一軍，夜從間道渡河，繞出點蒼山
後，攀木緣崖而上，立我旗幟。遲明，我軍踴躍，譁呼賊衆
驚亂，斬關而入。海帥山上軍，下攻之。賊腹背受敵，遂潰。
拔其城，擒段世，遂分兵取鶴慶、平麗、江破、石門關、下金
齒。由是車里及摩娑和泥等部相率歸附。又畧建昌、元
平章月魯帖木兒降。雲南悉平。○前太子正字、晉府長

史桂彥良入朝，獻萬世太平治要策十三事。上嘉納
之。○詔免直隸、浙江及江西、河南、山東等處今年稅糧。

○左春坊正字魏德壽舉文學。汪叔瑜等。○詔有司各
以楮幣聘之。○命天下朝覲官員各舉所知一人。○趙

題目大

獨祖之詔
几十餘下
漢文而降
未有愛民
如此者

庸討福建南靖盜及廣東程鄉海陽龍川河源歸善及

東莞諸寇盜平之。○征南將軍傅友德等遣人奏事初

上諭友德等以雲南既平留江西浙江湖廣河南四

都司兵守之控制要害考元時所常留兵數并計歲支

稅糧徭役之法與凡事之便宜以聞至是友德奏自元

世祖至今百有餘年屢經兵燹圖籍不存兵數無從稽

考但當以今之要害量宜設衛以守其稅則元司徒平

達里麻等嘗言元末土田多為僧道及豪宦隱占今準

元舊則於歲用有所不足已督布政履實雲南臨安楚

雄曲靖普安普定烏撒等衛及霑益盤江等千戶所見

儲糧數一十八萬二千有奇以給軍食恐有不足宜以

今年府州縣所徵并故官寺院入官田及上官供輸鹽

商中納戍兵屯田之入以給之上可其奏

三月南雄侯趙庸籍蛋戶為水軍○置錦衣衛及鎮撫

司先是置儀鑾司至是改為衛所隸有大漢將軍力士

校尉人等專掌直駕侍衛巡捕等事若有重囚下本衛

鎮撫司推鞠

本衛鎮撫司後以非法凌虐將本衛刑具燒毀本

衛官皆得罪以所繫囚送刑部洪武二十年後復申

監鞠刑之禁凡罪囚俱送法司臣謂既置刑部三法

司又設鎮撫司推鞠多此一司矣只宜依洪武晚年

定制為是且武夫殘暴其于治獄尤非所宜

其于治獄尤非所宜

復奏簡數
次第井然
如身臨其
地令人無
此明快

四月烏撒及東川芒部諸蠻復叛。上勅諭傳友德曰：

諸蠻伺官軍散處，大勢不合，故有此變。今宜屯聚大軍，

蕩除諸郡蠻寇，戮其酋長，使之畏威，方可屯兵守禦。

七月詔至，友德乃移檄沐英會兵進討之。大敗烏撒諸

蠻之衆，斬首三萬餘級。餘黨懼，相率來降。蠻地悉平。

乃以烏撒烏蒙芒部三府地近四川，奏隸四川布政司。

○廉州府巡檢王德亨上言：家本階州，界于西戎，有水

銀坑冶，及青綠紫泥，願得兵取其地，以歸于朝。上謂

戶部曰：珍奇之產，中國豈無？朕悉閉絕之，恐此途一開，

小人規利，勞民傷財，為害甚大。况控制邊境，貴于安靜。

蠻地悉平

小人欲中

上心先以

言利探之

後世如神

宗時言開

礦徵稅者

皆百口義

民等官易

曰開國承

家小人弗

用信哉

苟用兵爭利，擾攘不休，雖悔無及。此人但知趨利，不知

釀害，豈可聽也。○諭天下通祀孔子，賜學糧，增師生廩

膳。○以儒士吳顛為國子監祭酒。○詔有司旌表遼東

高希鳳家，為五節婦之門；裴鈇家，為貞節之門。

五月，皇長孫雄英卒。○國學既成，上將釋菜，令諸儒議

禮。議者曰：孔子雖聖人，臣也，禮宜一奠再拜。上曰：聖

如孔子，豈可以職位論哉？昔周太祖如孔子祠，將拜，左

右曰：陪臣不宜拜。周太祖曰：百世帝王之師，敢不拜乎？

遂再拜。朕深嘉其不惑于左右之言，今朕君天下，敬禮

一家五節
婦雖貞可
誇然情則
聖矣

儀從之。○上幸國子監，詣先師孔子，行釋菜禮，成退御講筵，祭酒吳顯等以次講畢。上諭顯等為人師表，正當以孔子之道為教，使諸生知所趨向。復命取尚書大禹謨、洪範，親為講說，反覆開論。羣臣聞者莫不悚悅。遂賜宴，竟日而還。○廣平府吏王允道言：磁州臨水鎮地產鐵，元嘗于此置鐵冶，都提舉司總轄沙窩等八冶，爐丁萬五千戶，歲收鐵百餘萬斤。請如舊置鑪冶鐵。上曰：今各鐵冶數尚多，軍需不乏，而民之生業已定。若復設此，必重擾民。是又欲驅萬五千家于鐵冶之中也。杖之流海外。○士卒饋運渡海，有溺死者。上聞之，命羣

屢加嚴威而
而言者不
止利之所
在即身有
所不顧耶

臣議屯田之法，論之曰：昔遼左之地，在元為富。至朕即位之二年，元臣來歸，有勸復立遼陽行省者。朕以其地早寒，土曠人稀，不欲建置，勞民但立衛以兵戍之。其糧餉歲輸海上，每聞一夫航海，家人懷訣別之意。然事非獲已，憂在朕心，必至期復命，士卒無虞，心方釋然。近聞有溺死者，朕終夕不寐。爾等其議屯田之法，以圖長久之利。

聖祖之心
每事相為
慮始

六月置大渡河守禦千戶，所征南將軍傅友德調從征千戶吳中，領兵千人守之。復造舟以渡往來之人。七月開濟為試，刑部尚書

濟洛陽人元濟嘗為察罕帖木兒掌書記入國朝為河南府訓導擢國子助教以病免十四年四輔官安然薦其有治才以母憂未終至是始徵入覲故超擢之

上一日錄囚畢令御史袁凱送東宮覆審遞減之凱還

復命上問朕與東宮孰是凱頓首曰陛下法之正東

宮心之慈上大喜悉從之○管陽侯楊璟卒追封芮

國公○宣德侯金朝興南征卒追封沂國公○靳春侯

康鐸南征卒于軍○旌表真定孝婦劉氏

按劉氏韓太初妻太初故元時為知印洪武七年例遷和州挈家以行劉氏事姑審氏甚謹姑在道遇病劉氏刺臂血和湯以進姑疾愈北至和州太初卒劉氏種蔬以養姑又直姑患風疾不能起劉氏號呼神明割股和湯以進姑復甦越月而卒劉氏殯之舍側園中欲還合葬于舅墓凡五年不能歸事聞上遣

中使賜劉氏衣鈔官為送其姑喪歸葬旌其門後其徃役

以秀才而超擢尚書何驟貴之著此

以秀才曾泰為戶部尚書

八月命安陸侯吳復充總兵官平涼侯費聚為副統領

官軍普定等處勦捕凡攻破蠻寨數十諸夷懾服未幾

置貴州都指揮使司以聚署都司事○始令各衙門用

半印勘合行移先是各布政司因舊弊用空印紙于各

部查得錢糧軍需有差錯改正却將空印紙填寫咨呈

補卷事發上大怒曰如此作弊瞞我遂行考較議用

半印勘合出納關防

是月丙戌皇后馬氏崩

太后聖善
稱頌不盡
而獨以君
臣相保為
難不嗜殺
人為勸此
其識量充
有大過人
者

后性恭儉、既貴、服澣濯之衣、衾裯雖敝、不忍易、每製
衣裳、餘帛、緝為巾褲、織工治絲、有荒類遺弃者、亦俾
緝而織之、以賜諸王、妃公主、謂曰、生長富貴、當知蚕
桑之不易、當為天地惜物也、后初未有子、常育上
兄子文正、姊子李文忠、及沐英等數人、愛如已出、及
太子諸王生、恩無替焉、接妃嬪以下、有恩被寵、顧有
子者、待之加厚、太子諸王、雖愛之甚篤、勉令務學、諄
切懇至、諸王有以衣服器皿相尚者、必切責之、上
以威武治天下、后嘗濟之以寬仁、上前數決事、
或震怒回宮、必詢今日處何事、怒何人、因泣諫曰、
上位已有衆子、正好積德、不可暴怒、致殺死者、冤枉
活人性命、乃子孫之福、國祚亦長久、上從之、決事
多從寬、文正鎮江西、荒淫無度、上誅其左右、取文
正回京、欲罪之、后諫曰、文正雖驕縱、自渡江以來、
克太平、破陳也、先取建康、多有戰功、及堅守江西、陳
氏強兵、不能克、皆其智勇也、况骨肉親侄、縱有罪、亦
當宥之、上曰、后言是也、後文正復出怨言、上欲
廢之、后又極諫而止、吳興民沈萬三、家富敵國、
上嘗因事欲殺之、后諫曰、彼固富可敵國、然未嘗
為不法事、奈何疑而殺之、救之甚切、遂得不死、但流

之于雲南而已、上幸太學、還、后問太學諸生有
携挈妻孥者、無所仰給、勸上賜以月糧、給其家、遂
為永制、至是、后病劇、不肯服藥、上強之、終不肯
曰、死生有命、雖扁鵲何益、使吾服藥而不瘳、陛下
寧不以愛妾之故、而殺此諸醫乎、妾不忍其無罪而
就死地也、上曰、第服之、縱萬一無効、吾當為汝貸
之耳、后終不服藥、而崩、年五十一、上慟悼、終身不復立后

九月葬馬皇后于鍾山孝陵、謚曰孝慈、昭憲、至仁、文德

承天順聖高皇后葬孝陵、○雲南諸夷叛、沐英等平之

先是大平既平、雲南即分兵四出、攻諸蠻部未服者、雲

南城守者少、諸夷因相扇為叛、謀有土官楊苴者、尤桀

黠、給其下曰、總兵官已領大軍回矣、雲南城可圖也、糾

集蠻衆二十萬來攻、進逼城下、守將都督謝熊都指揮

雲南屢叛
屢平恃其
險遠也

馮成督士卒嬰城固守多置強弓弩于城上賊至輒射
之往往應弦而斃賊不能攻遂為困城計時沐英駐兵
烏撒聞之即選驍騎一萬還援至曲靖先遣一健卒潛
入報城中為賊所得詰之曰總兵官領三十萬軍至矣
賊眾駭愕轉相告報拔營宵遁走安寧晉寧江川等處
復據險樹寨欲謀再舉英調兵悉勦殲之斬首六萬餘
級生擒四千餘人諸部悉定雲南復平○詔選高僧分
侍諸王命僧道衍往燕府住持慶壽禪寺

道衍即姚廣孝姑蘇人幼出家好讀書工詩文遇異
人傳術能預知人休咎及善術數之學太祖擇名
僧輔諸王文皇帝時為燕王廣孝自請于文皇帝
曰殿下若能任用臣臣當奉一白帽子與大王戴也既

廣孝之遇
文皇猶劉
基之遇太
祖

而文皇自求廣孝于太祖許之洪武末靖難兵起
皆廣孝之謀也復其姓名竟不蓄髮娶妻卒封榮國
公謚恭靖配享文廟

鑄監察御史印文曰繩愆糾繆○吏部以經明行修之
士鄭韜等三千七百餘人入見上諭之曰朕自即位
以來側席賢士與國至治然自古知人堯舜所難豈所
知者皆賢所未知者無賢哉故勅天下徵聘遺逸卿等
固皆賢人君子山林之下又豈無如卿者其悉舉以為
朕用于是濟寧單縣儒士張寧以董倫等薦復遣使徵
之仍賜韜等鈔各一錠

十月北平都司言邊衛之設所以限隔內外宜謹烽火

徵耆儒

恩禮念優

爵之念同

其志固在

在彼而不

在此者

奏成

置諫院

翰林典內
閣之始

嚴斥埃控守要害然後可以警服胡虜撫輯邊氓按所

轄關隘日一片石日黃土嶺日董家口日箭籐嶺諸如

此類凡二百處宜以各衛校卒戍守其地詔從之○徵

耆儒崇德鮑恂上海全思誠安吉余詮高郵張長年入

見恂等年皆七十餘上喜賜坐顧問者久之並命為

文華殿大學士輔導皇太子及皇太孫恂等固辭

上日朕以卿等年高故授此職以輔導太子耳免卿早

朝日晏而入不久當從其志庶不負卿等平生所學而

卿里亦有光矣卿何辭焉恂等復固辭一日勅賜放還

○命儒臣重制九奏侑食樂章○置諫院官以耆儒劉

靜關賢為左右司諫兼春坊左右庶子趙肅何顯周為

左右正言兼左右諭德○置殿閣學士以禮部尚書劉

仲質為華蓋殿大學士翰林院學士宋訥為文淵閣大

學士簡討吳伯宗為武英殿大學士典籍吳沈為東閣

大學士○命禮部頒劉向說苑新序于天下學校○朝

罷召侍從儒臣訪論古道上嘉東閣大學士吳沉德

業文學之美命畫工繪其像賜之以示褒寵

十二月吳沉薦方孝孺學行上召入見喜其舉動端

雅日此莊士當老其才用之遣還鄉尋以仇家得罪詞

連孝孺籍其家械送闕下上見其名特開釋○孝陵成

封都督李新爲崇山侯。○設都察院以詹徽林駟爲監察都御史。○命長興侯耿炳文延安侯唐勝宗巡視陝西城池督軍屯田訓練士卒。陝西二十二衛兵軍凡一十萬六千餘人。得驍勇騎士二萬餘人。習馬二萬三千五百匹。

國初備邊惟以屯田訓練二者爲急此兵食所以足。夷狄所以畏邊境所以安萬世所當遵守者也。

命刑部尙書開濟定議考試徵秀士優劣。濟等議爲七條以上。上從之。○置天下府州縣提刑按察分司以儒士王存中等五百三十一人爲試。僉事按治二縣。○詔北平沿邊要害關隘二百處以名衛校卒戍守。

廣東羣盜

平

應聘儒士沈士榮上疏言事。上手詔諭曰卿入閩志士守儒者之道蓋久矣。一旦應召而來。倏然特出于衆。人攄誠納忠。欲罄所懷。非但朕愛卿聞卿之風者皆知愛卿矣。若守此不變。將同古人名垂後世。卿其勉之。尋擢爲翰林侍詔。○南雄侯趙庸討廣東羣盜前後破十二寨。旣又攻克石鼓赤嶺等寨。而四會縣涌白沙長康大冲口山河口陳家坊俱降。庸慰而遣之。有龍川河源民李元帥合龍南民作亂。庸發兵補之。遂率兵討陽山歸善等州蠻寇。又克燈心龍湖龍歸大牛成家塘潭源洞等峒。擒其賊首數十人。斬首千餘級。招降無算。俘其

賊首、鏹平王至京、乃詔班師。○刑部尚書開濟奏、內外諸司、議刑、奏劄、動輒千萬言、泛濫無紀。上亦以虛詞失實、浮文亂真、厭之、命刑科會諸司官、會議、奏劄、成張榜、示中外。

